

星期日

天美主任

第四一號

號妾婢



THE SUNDAY No. 41.

許雲居書集為海空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 本 刊 定 價 | | | |
|--|------------|-----------|---------------|
| 郵 費 | | 定 價 | 冊 數 |
| 外國 | 四分 | 一角二分二角四元 | 一冊 半年 全年 全年五冊 |
| 日本 | 三分七角五分一元五角 | | |
| 本國 | 一分二角五分五角 | | |
| 廣 告 價 目 | | | |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 普通 | 上等 | 特等 |
| | 十五元八元六元 | 三十元十六元十二元 | 四十元 |
| | | | 等第全 面半 而四分之一 |



星 期

(號妾婢) 期一十四第

民國十一年陽曆十二月廿二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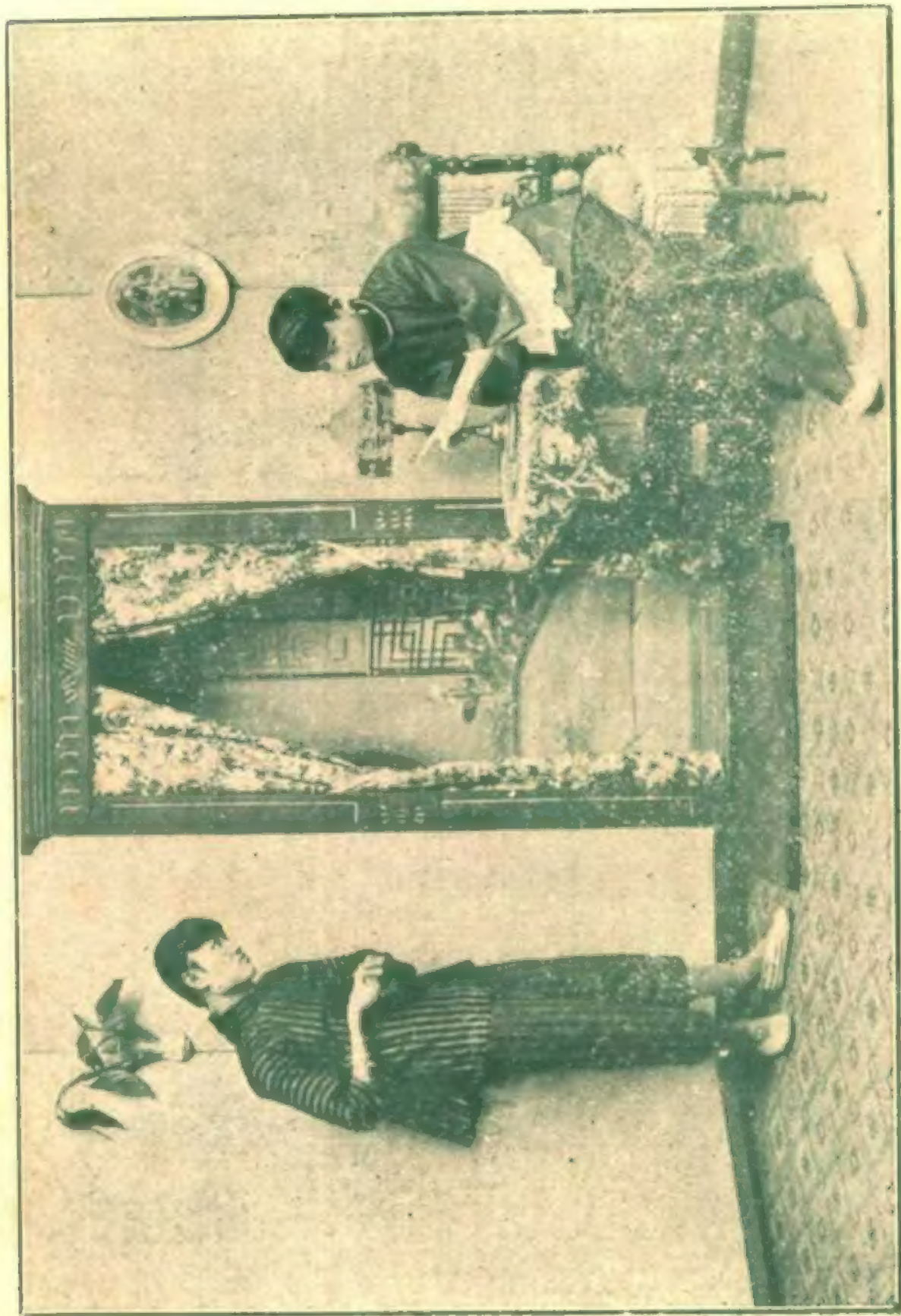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注意 本期婢妾號另售每冊二角預定者不加



沈霞映所扮(崔將軍)之

(獨銀) 演合驤家沈子鳳郭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
 皂藥廠所創辦該廠即歐戰前德僑
 所創辦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
 洲藥房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
 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
 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
 馥郁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第一
 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
 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
 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謹啓

寶塔牌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
 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
 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
 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1937/11/10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上海分行 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一四



倦 人 靜 畫



第四十一號(婢妾號)目錄

廢止婢妾大運動
金屋啼痕
桂喜的收房問題
銀鐲
姨太太的美醜
一個婢女的痛史
扶正
有幸有不幸
宜男之相
一隻被逐的狗
萬劫不復
人格之墮落
我的心可碎了
小勤

馬
天笑 倚虹 卓呆 沈家驤 紅蕉 雙人 沈禹橋 烟禹 嚴芙孫 二先 張碧梧 姚廣變 朱鶴影 樂天





廢止婢妾大運動

天笑

民國的某年中華民國全國的女子團體舉行廢止婢妾的大運動經數年的宣傳有志者的援助居然喚起了婢妾自身的奮鬥在前幾年禁止蓄婢禁止納妾早已成爲法令但這是社會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要人民互相警戒互相監督無如那種資本家有財勢的人還把女子當做附屬物賣買品因此婢妾還不能絕跡遂有這種大規模行動

得司法界的力量不小那時中國的司法總長張坤權因爲他的母夫人就是人家的婢女吃盡種種凌虐之苦後來嫁與張總長的老太爺就是做了第五房姨太太卻幸別的姨太太都不曾生過小孩子只就他生了張總長一人撫養到十二歲的時候他母親被大婦打了一個耳刮子氣出一場病來幾乎要死幸而苦盡甜來兒子做了總長大婦也死了所以張總長刺激了這件事現在做了司法總長對於法令上禁止婢妾的事倒肯認真辦理

聯合會是分頭進行的最奇妙的他們組織了個女子偵探隊本來各國當女子偵探的人很多爲的是女子心思縝密態度從容這個女子偵探隊便專偵查有什麼販賣人口的機關自從這個女子偵探隊設立以後使令這販賣婢妾的機關不敢成立一年的減少起來了從前很破獲了幾個絕大的販賣婢妾機關一個是在上海時上海公娼禁絕私娼盛行他們有一個極大的賣淫所兼做賣買婦女的營業破獲這個機關時共查出婦女一百七十八人都是賣品他從江浙皖贛各處去收集來的臉子好的預備做妾臉子醜的預備做婢一年的盈利可也不少咧一個是在香港這一個人數更多有三百多

人連幼童都有在內一個是天津因爲北省常鬧災荒做販賣婦女的人便利用這個災荒到各處收買災民的兒女災民到啼飢號寒的時候想這兒女們在家也是餓死便以極賤的價被他們買了去他們就買了慢慢兒的給人家去做婢妾這一家破獲的機關人數更多共有四百多女子再有一個機關是在漢口這一處和上海的情形差不多人數也不過百餘人其餘零星的小機關更不計其數偵探隊破獲以後把販賣婦女的人交送法庭治罪他的財產充入廢止婢妾聯合會作爲經費把所買來的人一一送歸他家屬具一個永遠不再出賣的切結并託附近的會員隨時偵查隨時照料將來配

給人家也要通知會中會中又在各處設立了女子職業學校往往有破獲了一個機關這裏頭被拐來的女子無家可歸的小的便送公共育兒院大的便送女子職業學校由聯合會和幾處實業家訂明可以用女職員之處一概用女職員

自從這禁止蓄婢以後人家再要買婢女卻是違法的了可是已買的婢女永遠教他終身為婢這也非人道主義因此聯合會議決凡非雇傭制的婢女如有賣買行為者一概脫籍倘然主婢有一種恩義的只可作為雇傭制所有賣身文契一概繳出銷燬又婢女無論有什麼過失不許毆打毆打即有罪婦女偵探隊爲了這一件事着實熱心雖然政府下了一

條很嚴重的禁止蓄婢令可是他們還不肯解放自己家裏的婢女女子偵探隊查到這種事帶了那婢女就走要是他們不肯放便報告司法衙門帶了法警提取那家主人依法起訴倘有毆打婢女的驗出傷痕立刻提取行兇者照普通毆毆律辦理

關於妾的一方面却比婢難辦得多因爲有一個戀愛問題在內其不願爲妾又與那男子感情不好的或者是被迫而出此的原可立即脫離往往有一種因爲戀着這男子甘心爲妾不願脫離的又有已生下了小孩子關於兒童前途問題的還有年紀已大關係已深萬不能離開的更有丈夫已死情願守節的所以關於婢的問題直捷爽快的解放完了關於

妾的問題却有種種爲難之處。聯合會於無可設法中定下幾條的例來。

- 一、今後中華民國的人民永不得有妾之名稱。
- 二、自民國某年始無論何人永不得娶妾。
- 三、以前發生戀愛關係女子一方面有不願脫離者仍得以夫婦相待不作妾論。
- 四、如有不願爲妾者由女子一方面提出可立即脫離。
- 五、所有賣買身體之契約一律銷燬如有存留者即作爲違法論。
- 六、處置家產之法家有數妻須平分。
- 七、私生子庶子與嫡子平等。

聯合會不過定了這幾條大綱其餘細目甚多但是關於妾的糾葛事件實在比婢的事件要複雜得多。可是大多數關於經濟問題的容易料理關於戀愛問題的正不容易處置。聯合會往往也弄得束手無策。可是聯合會的宗旨就是憫這婢妾們的苦惱有種種的不自由解放婢女婢女沒有不願意的至於妾之有戀愛關係只要他自己不覺得苦惱不覺不自自由已成之局也只好隨他們對於未成者加以取締而已。

這聯合會的經費倒很充足便是女界中捐贈的也不少。因此設立了許多女子小學校與女子職業學校。他們宣言待這廢止婢妾的事辦妥了使婢妾永

這絕跡以後這個聯合會就改成女子職業聯合會了。因為這種習慣深入人心，恐怕死灰復燃，現在取締雖嚴，尚有買婢蓄妾者，所以他們便發起這個廢止婢妾大運動游行。

這個廢止婢妾的大游行，當然是由聯合會發起。那聯合會的會長，你道是誰？就是現在司法總長張坤權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說：『我是婢妾的一個領袖。我也情願在大游行中做婢妾的一份子。』這時凡各處已解放的婢妾都加入此大游行。他們的順序第一是聯合會各會員，第二是女子偵探隊，他們都有一律的制服，還有因公受傷的幾個隊員也一律擡了出來。他們沒有一個見了不肅然起敬，愴然淚下。

第三是已解放的婢妾婢女，中已有做了某博士的夫人的妾，中也有已做了某外交總長的夫人的。他們在此次游行中並不以為辱。這一隊中第一個領頭的便是司法總長的太夫人。第四便是職業學校的女學生。第五却是英美德法日本各國的慈善女士。在這聯合會裏也曾幫我們忙的。這時爲了這個廢止婢妾大游行，傾巷來觀的人非常擁擠，而職業女學校裏女學生又扮演種種婢妾的故事，加以種種點綴，夜間又舉行提燈會，十分熱鬧。

這個廢止婢妾大游行，先在北京舉行，繼而又在天津，又在漢口，又在上海，又在香港，各處都舉行了。因此感動人心，不少到了民國二十年，買婢者已經絕

跡了。舊婢者也已經解放了。雇傭制還不能廢納妾。的人也漸漸沒有了。只是戀愛自由的聲浪却愈唱愈高。廢止婢妾聯合會會員因爲這件事却也會議

了好幾次。他的議決案卻寫上一條道。本問題太大。當隨世界潮流而進。不在本聯合會範圍以內。可以不議。

臣 與 妾

章 斐

向者女子對人稱呼。自謙之詞。恆稱曰妾。現今已覺悟。不當有此稱謂。竊意民國詞典中有兩字可廢。即「臣妾」兩字也。臣與妾。向本聯絡。今則不復見此不名譽之字矣。



金屋啼痕

倚虹

或婢名曰繁夥。貴人視之。婢亦婢。婢亦婢。二而一一而二也。然我輩乃大苦矣。稱謂偶謬。受者必不樂聞。

貴人某多金而盛蓄姬侍。列屋以居者。不僅金釵十二也。某姬歷高門華閭。久善伺主人喜怒。聞貴人某賁奴僕豐且厚。乃多方資緣入其家。執役於貴人之某姬。不一月。姬告退去。出語人曰。雖日界兼金。我不堪此地獄苦也。衆詫怪。請姬略舉以告。

姬曰。貴人家有樓。樓凡五楹。前後各二合之。殆十楹矣。絕宏敞。樓僅一梯。貴人居樓下。長日踞案理文書。梯在貴人座後。誰何上下必經。貴人前婢。姬有往來頻數者。貴人努以目相率。緣梯還樓上。噤不敢聲。貴人盡納諸姬於一樓。姬若干。猝不能舉其數。蓋樓上居者。或姬。

貴人遇諸姬。似無所愛憎。何以故。諸姬釵飾均一致。衣履又多布素。月費有定額。數極菲薄。姬侍有點者。瞰貴人有喜色。仰面乞加懋賞。貴人笑曰。人生難是得溫飽。我今溫飽。汝恩義極矣。尙復何求。於是諸姬除溫飽外。亦不敢別有希冀。相與猜嫌。悉泯以爭妍取憐爲多。

事零丁孤苦互相慰藉一樓多姬
終歲無辭詬聲懾於貴人之威者
半無所爭無所妬推誠相與者亦
半。
諸姬親暱貴人所弗喜也何以故
貴人視諸姬直囚徒終日岌岌慮
其叛已三力聚談貴人疑爲沙中
偶語設爲貴人聞見必嚴斥之或
謂前有數姬以形影過密相機結
伴宵遊貴人憊前車時時引以爲
戒也故多姬嘯聚一樓終歲無聲
息縱有話言聲絕細如蠅防爲貴

人聞也。歎笑聲。更不敢作偌大。一樓。正如啞國陰森之象。大可怖人。樓之四周。初咸有窗。以諸姬故。闌以鐵梗。鐵梗以外。障以鐵沙玻璃。亦易以堅厚磨紗者。春秋冬禁。啓玻璃窗。但許透光。夏則弛禁。然亦僅許啓其半。入夜嚴扃。如故。其實窗外復有崇垣。卽諸窻洞啓。但能微窺天日。他亦無所覩也。顧貴人日猶戚戚防範之。或疏我輩以勞力傭工。非姬非婢。寧能坐此牢籠耶。諸姬長者已四十許人。稚者才十

六○七○婢○則○十○三○四○乃○迄○二○十○悉○備○
十○三○以○下○之○婢○貴○人○弗○欲○延○之○登○
樓○似○不○合○貴○人○之○所○需○也○貴○人○歲○
必○納○新○婢○二○三○逾○年○婢○而○妾○矣○故○
婢○數○之○增○亦○妾○數○之○增○婢○無○止○境○
妾○亦○無○止○境○推○陳○出○新○一○樓○濟○濟○
也○貴○人○此○中○亦○大○有○斟○酌○年○事○稍○
長○進○御○已○數○者○驅○而○之○後○樓○新○進○
少○艾○則○否○樓○中○人○私○謚○後○樓○爲○枉○
死○城○以○置○身○彼○中○去○死○日○近○
貴○人○有○嚴○令○無○論○姬○或○婢○上○樓○之○
日○非○得○貴○人○諾○不○得○下○其○實○貴○人○

永無允許下樓之一日。歲朝令節。貴人亦不責諸姬。以禮法不必拜。跪慶祝貴人。匪蔑禮。唯恐諸姬下樓耳。姬婢中有病者。貴人亦禁醫。登樓貴人諸事。性出九散之屬。相餉有服而愈者。有因以不起者。亦有殮殍牀第。微呻疾苦。意若求醫者。貴人亦屹然弗爲動。蓋貴人之意。死一人。事小。毀一樓之法。事大也。必香消玉殞。貴人乃許其軀殼下樓。吾所事某姬。登樓十一年矣。非特門外事不知。即樓下是何景界。亦茫然。吾得間偶述都市變遷里巷瑣屑。姬詫爲異。聞余曰。貴人不與言耶。姬泫然曰。婉嬾枕席。惴惴其慄。寧敢問闔外事乎。貴人有尺籍。凡姬婢皆注其姓名於上。附以賣身文契等。餘白則注月費若干。某衣已給。某飾已製。開卷瞭然。不謬毫髮。一日某姬向貴人索衣。貴人謂記得已畀汝矣。姬泣陳無之。貴人乃發篋檢籍。知所記訛謬。因是樓中人皆知貴人。有此版圖。貴人治國有賢聲。殆家齊而後國治也。貴人治樓。威重於恩。稍不遂意。扑責交至。盛怒每呼人操杖。最難堪者。往往迫侍媼以鞭其所事女主。媼或遲疑不敢奉命。貴人叱媼曰。主人唯我。彼輩皆雞豚。汝猶庖耳。我呼庖人殺雞。奚不操刀。其剛愎類此。午夜夢回。一樓人靜。有時聞嬌啼隱泣聲。宛轉哀鳴。正貴人扑作教刑也。明日問伙伴。被刑者何罪。其事又絕細。貴人慣於細過。用

重典此其中蓋別有見地歟

卽雜用必需物品亦依時送樓不

者卽流產亦未聞或云貴人老矣

貴人位尊僚吏咸詣府白事以故

憂匱乏因是諸姬月費一無所耗

或云貴人多慾而寡男其實非也

貴人恒不出門有大典偶出微搜

貴人隔年必一收謂交我爲爾輩

貴人固知醫凡有姬侍未御必先

樓門砰然鎖合巨斧莫能開貴人

彙存寄諸銀行子母相權可成巨

飲以藥趣其斷育蓋貴人計慮至

歸投匙乃啓門外有邏者樓上嫗

數諸姬烏敢抗雙手以奉貴人乃

周密恐母以子貴不易制足以壞

有事出必奉命於貴人貴人諾得

席捲而去微聞貴人語人曰小人

樓法毋寧其已終其身可在我囚

出及門守者遍身摸索乃放行夾

挾金必懷異志此亦貴人消弭異

禁箠策中也諸姬有知貴人深心

代傳遞雖片紙尺楮皆犯禁人門

志之策略也諸姬以一身且非己

者恆歎曰是殆置我輩於萬劫不

檢查亦然大凡貴人御下愈親近

有身外之物又何論焉

迴之地獄中耳

者其疑愈甚待我如罪人云胡能

貴人有妻妻有兩子皆異宮充貴

尤有一事亦可怪世之納妾蓄婢

堪

人下陳者無憂嬌室之相凌願有

者志在漁色如貴人樓上羣雌或

樓上飲食茶水皆有嫗專司其事

一事絕奇樓上諸姬無一生子女

老醜或多病或蠢劣固不必說餘

亦裙布荆釵。類村姑。十九皆黃瘦。枯腊以言色。殊不足漁以貴人之。力不難致。天下佳麗。奈何戀此危。樓大開地獄。以收魔鬼。知之者言。謂貴人。好名不敢羅。豔色以速。誘貴人。嗜慾貴多。而不暇抉擇。且美。人之絕。豔者。必負。驚才。貴人。量力。正恐不易馴伏。故歲糜有限之金。錢以收買。無限啼。饑號。寒之弱女。色。遜而慾。固可縱也。以是因緣。貴人樓上。有人滿之患。我不忍貪得微金。坐觀地獄。乃決。

金屋啼痕

然捨去。臨去之前。一夕。有數姬。乞我致聲。其父母。謂身入侯門。其存其歿。家莫聞知。我一一依其居址。遍訪多已。屋是人非。不可究詰。蓋滄桑幾度矣。在諸姬之父母。遙望高樓。猶以爲其女得近貴人。依託得所。庸詎知已墮落地獄中耶。



妾之問題種種

八 厂

某君嘗發其議論曰。妾之問題。根據於中國是否承認爲一夫一婦制之國。法律上是否規定。中國能否破棄宗法制度。不能破棄宗法制度。無子當如何救濟之。須先解決此問題。然後可以廢妾。

某君又謂。一夫一妻制。是否爲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現在世界除中國外。大多數都用一夫一婦制。然而社會學家已漸漸起疑問。此亦關於妾之問題也。



桂喜的收房問題

桂喜的收房問題

卓●呆●

唐辛生夫婦二人不反目便能反目起來原因總是很簡單并且回回是同一原因。千篇一律的原因既千篇一律於是反目的手段方法什麼哭哭鬧鬧尋死覓活拍桌頓腳等也是千篇一律回回相同那結果自然也跟著原因手段方法而來更是千篇一律回回相同了反目的原因從物質的講來却發生在辛生從精神的講來却又發生在他夫人了爲什麼呢辛生向來對於金銀不甚計算一到手使用得干干淨淨用完了就借債質當到第二次錢進門再把舊負債還所以總是寅吃卯糧青黃不接的他夫人雖嫁了這位民國香煙公司內地部主任唐辛生先生做一個繼妻現在打扮得很像一位少奶奶其實伊是鄉下出身所以一個銅元要看得有面盆大小一切飲食起居無一不算得淋漓盡緻隔夜飯伊

情願自己吃到肚中去製造病痛決不肯拋掉的。到小菜場去買東西情願被人咒罵伊大秤不肯不用價錢不肯不減買定了貨不肯不再強饒一些上去的。所以伊見丈夫這麼濫用自然就要把這金錢做了目的物相罵起來了。於是同戲臺上一般賜福上壽唱起直到團圓為止把鄉鄰人家鬧得晝夜不安。到最後的結果辛生就說一句結論道我也沒有小孩子留着金錢何用呢。這句話一說他夫人就默默無言立刻偃旗息鼓真比退鬼咒還靈不過不曉得什麼意思辛生總不肯早說一定要到二人筋疲力盡鄰家受累不堪之後他方才肯唱這尾聲咧。

你道爲什麼他夫人聽了這句話就此不做聲原來

伊自從進了門別說是生產連流產也沒實行過一次。然而伊與人家談到此事總說自己身體很強健定有生產之力無奈辛生前幾年在外面嫖妓宿倡生了一身梅毒早把生殖機能戕伐盡了。不過伊這句話不敢當面對丈夫說若是被丈夫聽得了此話一定就回答伊道那麼我從前與前妻怎麼好好生過一個兒子倘使能夠長大今年近二十歲咧。偏偏你這廢物進了門連屁也放不出一個你再要說我身上有毛病我就要同你到醫院裏去驗驗看這不生產的原因到底在誰的身上。他夫人聽得要到医院裏去請醫生驗看就此一嚇以後不敢與丈夫提這句話了。

不過伊也曉得丈夫的濫用金錢原因全在後代問題上自己又不能爭氣倘使只管這麼下去自己却並不嫌有了小孩子家裏要多費金錢但眼見是丈夫這麼一天天在那裏過胡亂的生活見了親友鄰舍的小孩子又時常呆着出神因此揮金如土就不顧前後了這也不是了局啊辛生在四五年前却鬧過娶妾這提議的結果無非使這位雌老虎擲碎幾種碗盞扯破幾身衣服罷了因此辛生從此不敢提這娶妾二字在那裏只是長吁短嘆公司中派往外埠去時暫時離開了這牢獄式的家庭便不免偶然涉足花叢暫時做一個慰安在事後他夫人也並非一點不知道所以夫人在伊母親從鄉下來探望

時第一項就要與母親商議這對待丈夫的大問題伊母親年紀雖已七十多精神真不錯半夜裏幫着女兒與女婿相罵時伊的喉嚨也足以驚醒隔壁的隔壁一個熟睡漢子伊在鄉下有判斷禍福的資格所以伊女兒真當伊軍師一般別人一概不信只是拿這老母來做一個唯一的參謀這位老太太替女兒想了許久便得到一個絕妙的方法就是打算把桂喜來收房想出這方法來的時候真在緊急萬分之際因為辛生的老子想用那舊家庭最上之威權來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強要幫着兒子主張用強迫的納妾了所以老丈母這方法可稱四面圓到為什麼呢對於辛生的父親及族中總算是納了

桂喜的收房問題

四

妾了。對於辛生自己雖不能止住他外面的遊樂，也可以使他有一個生兒子的希望。咧對於這位唐夫人自己更爲完善名稱把桂喜來收房實行不實行。這位夫人自有全權的，不是很妥當麼？現在桂喜在辛生的兄弟和生那裏，此刻爲着哥哥要傳後代，若去向兄弟要兄弟也難以拒絕。罷領了過來，不是先可以省雇一個女僕？這位夫人可以反而少一項開支。豈非十二分的上算麼？除了這位愛女兒的老軍師有誰想得着呢？

和生十年前在江北某煤礦辦事回來的時候，曾在那邊買了一個八歲的小丫頭，就取名桂喜，帶着回來。當初和生還沒成家，所以把桂喜留在嫂子旁邊。

使喚到和生結婚後，搬往無錫去時，遂把桂喜領去。的桂喜今年已有十八歲了。辛生夫人一聽了母親的話，也髣髴像桂喜是伊自己身邊的丫頭，不想到從那裏來的了。自然以爲很覺正當，就是不收房，我從小把伊領大，此刻不應該叫伊來麼？所以到這一天晚上，就和辛生提起把桂喜來收房的話，并說這：「麼一來，你也有了生男育女之望，不必在外面胡亂尋樂了。」辛生見夫人肯替他計畫，自然感激不過，一提桂喜二字，腦中便聯想起一個梳小辮子兩行濃鼻涕的桂喜。初來時那影兒來了，所以開口就不贊成。夫人聽了一來以爲他難爲情，答應二來當他外面別有所屬，所以也不要他。一定當着面答應自己。

不。管。實。行。不。實。行。先。把。這。題。目。做。去。第。二。天。伊。母。親。回。嘉。興。伊。也。乘。火。車。到。無。錫。去。了。伊。一。到。和。生。家。裏。恰。巧。和。生。夫。人。回。母。家。硤。石。去。了。伊。就。向。和。生。說。明。來。意。要。把。桂。喜。帶。着。走。和。生。突。然。見。伊。把。一。個。極。大。的。題。目。來。逼。迫。他。他。倒。一。時。打。不。定。主。義。又。想。到。自。己。父。親。也。時。時。掛。念。着。大。房。裏。沒。有。孫。子。那。我。怎。麼。可。以。今。天。拒。絕。他。自。己。去。做。一。個。四。面。不。討。好。的。人。呢。因。此。就。把。桂。喜。交。與。嫂。子。由。伊。當。日。乘。火。車。帶。回。上。海。來。了。

辛。生。見。夫。人。說。做。就。做。倒。也。感。激。伊。的。誠。意。又。見。桂。喜。差。不。多。已。沒。有。當。年。的。面。影。了。幾。年。不。見。變。化。得。很。多。此。刻。正。是。女。子。全。盛。時。代。的。初。步。十。八。歲。與。八。

歲。到。底。差。得。太。多。了。雖。不。打。扮。臉。上。一。種。包。不。住。的。處。女。美。大。大。的。在。那。裏。發。揮。着。所。以。辛。生。見。了。倒。也。沒。有。十。分。惡。感。夫。人。從。第。二。天。起。就。把。所。雇。的。老。媽。子。歇。去。將。一。切。炊。洗。打。掃。家。務。都。由。那。只。吃。飯。不。拿。錢。的。桂。喜。接。續。下。去。了。收。房。問。題。從。此。不。提。

不。料。歇。了。半。個。月。光。景。和。生。夫。婦。特。地。從。無。錫。趕。來。那。位。弟。媳。一。進。門。只。是。板。着。面。孔。半。句。口。也。不。開。和。生。使。向。兄。嫂。說。內。人。回。母。家。去。產。了。第。二。個。孩。子。此。刻。回。到。家。中。多。了。一。個。小。兒。缺。少。了。一。個。桂。喜。事。情。實。在。辦。不。了。大。的。孩。子。非。桂。喜。去。抱。他。不。可。換。了。生。人。是。哭。個。不。停。的。他。母。親。又。管。小。的。孩。子。要。緊。我。若。天。天。躲。在。家。裏。抱。小。孩。子。那。不。是。要。喝。西。風。麼。所。以。

千萬看我們的小孩子面上把桂喜還了我們罷和生夫人不做聲差不多有不還桂喜伊就不肯回去的樣子又鬚鬚是說我的東西我就有歸回的權利辛生本來不要什麼桂喜現在見要與兄弟媳傷感情自然力勸夫人掣桂喜還給他們夫人雖一味不肯將桂喜由他們帶去忙將伊關在自己房內避着不出來見人然而自己又說來說去說不出一個拒絕的正當理由來伊此時心中本來只想少雇一個女僕並沒有收房那個念頭了所以竟把前天那個嚇得動人的大題目一時忘掉萬一伊這時候再能把收房做前提將不孝有三等話做保護那或者和生夫婦雖不肯就走也沒有那麼激烈罷可笑這

位辛生夫人伊只有對着丈夫非常凶悍對着丈夫以外的人竟不很會說話況且伊那智多星似的母親又不在旁邊到底慌得沒有一句正大光明的話可說只是倔強着不還後來辛生實在兩難只好把桂喜從房裏開放出來由他們帶去并且還送他們到火車站方始把這一場爭鬧收場這麼又過了半年辛生夫人的母親又來探女兒了於是將和生夫人怎麼強橫的來索還桂喜等話向母親一說過幾天母女二人就趕到無錫去要向和生夫人領桂喜回上海那和生夫人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況且今天人在自己家裏伊還怕什麼頓時板起面孔來與伊母女二人鬧得落花流水半點不

肯讓步。老太太一想我們失敗了。空手回去。我在女兒面上。那裏交代得過。於是。用一個最後之方法。坐在和生家裏門口地上。母女二人大哭起來。於是遠近隣居。一齊過來觀看。和生見鬧得如此。實在竟不能在無錫做人了。你想他現在在某麪粉廠裏做一個經理。總算是場面上人。那裏可以被伊二人這麼替他丟臉呢。於是只得力勸他夫人。看破些。便把桂喜交給伊等母女二人。就此揩揩眼淚。拍拍灰塵。領了桂喜。高唱凱歌而回。

桂喜第二次到上海。幸生恰巧赴漢口分公司去了。回來時見桂喜已在家中。問夫人也不說實情。寫信去問和生。連去了六七封信。竟沒回音。桂喜到了

上海。仍舊做伊那做不出頭的丫頭。收房問題。杳無音信。只是清早做起。做到深夜。但是近來的桂喜與上一次是不同了。前天伊等三個女人吵鬧之時。桂喜聽得明明白白。因為大老爺沒有兒子。要領伊去收房的。所以現在伊一天到晚勞動着。少奶奶沒有什麼表示。伊不免口氣之間。也不很和順了。差喚起來。也有些倔強。不能服從。咧似乎在不言不語之中。含着一種發洩不出的怨氣。在那裏執拗着。少奶奶也早已看了出來了。曉得自己食言。却不能使伊服貼。於是伊忽然乘着一個機會。把桂喜弄得進退兩難。把自己做得光明磊落。這一天恰巧伊母家的嫂

子帶了兩個內姪女來了。唐家本來只租得一幢房

子不是多了三位客人。有些住不下。麼於是夫人在夜飯後故意當着三位女客對桂喜說道。今天住不下了。你睡到少爺牀上去罷。桂喜一聽。真像把一桶沸水在伊身上澆着。啊。伊還是一個處女。那裏能够自己老着臉答應呢。於是就曉得夫人的用意。夫人也明知桂喜決沒有這種勇氣。不過將來如果有人有什麼話要怪到夫人。夫人就可以說我是早早把伊娶收房了。伊自己不肯。啊。這不是一句現成話麼。從此以後收房的聲浪更一天遠一天咧。夫人很舒服得了桂喜一面。可以止住丈夫的納妾。二來每月又省了三塊錢的女僕。不過有一件事。伊很優待桂喜吃飯的時候。是三個人一桌吃的。對於

外人真像是一位愛做女僕的姨太太。內容可不對。不許他們二人多講一句話。什麼都監視着。夫人從外面回來。叩叩門。多叩了一下。就要厲聲盤問。你在那裏做什麼。第二句又要問少爺是不是在家。夫人倘使回嘉興的母家去。就是二三日也不叫黃鼠狼去近難。必定帶着桂喜一同去的。不過就是一次。夫人回到鄉下去。把自己的積蓄來買幾畝田。這是連辛生也瞞着的。所以怕走漏消息。不敢帶桂喜同去。就是這一夜沒有下戒嚴令。辛生起初本來不要桂喜。後來漸漸見桂喜很可憐。不免生了一些憐憫之心。從此桂喜也有樂趣了。只消辛生在家。伊便歡歡喜喜做事。倘使辛生出門了。

好幾天桂喜臉上就沒有笑容做事也常常弄錯廚房下的碗不時在那裏打破夫人說了幾句伊也有話回答自己總一百個不認錯只要辛生一回到家裏桂喜頓抱樂觀連對着一隻貓也只是笑着做事好起勁啊然而桂喜雖把辛生做一個慰安的對象不過那收房一事還是無人提及

夫婦二人的反目仍是日課似的反覆着此刻中間多了一個第三者的桂喜伊的地位好不尷尬啊其實桂喜還够不上這第三者的資格不過那位夫人強要拉伊下去還有什麼法子呢夫人在哭泣吵鬧之時正是無話可說見辛生的勢頭倒不退伊便嘆道好啊你們想弄死了我過好日子麼那倒要試試

我偏偏辦不到不放你們有這麼開心夫人這幾句話說出來是不過胡亂做些材料那裏曉得聽着的桂喜實在難受啊第二天朝晨桂喜也不願哭了一夜把眼皮都哭腫只得走到房裏去問少奶奶買什麼點心那夫人不等桂喜說完將枕畔的鈔票洋錢角子銅元一齊擲在桂喜身上道少奶奶你去當家罷我可以讓你了你仗着誰的勢清早起來就對我哭好啊你有這麼厲害怪不得少爺近來對我一天不是一天了桂喜聽着便掩了面孔回到廚房下去就此沒有聲息這一日大家餓着不吃直到下午四點鐘光景忽然對門張公館裏王媽過來在樓下嘆道不好了你們桂喜吃了紅頭火柴了那知樓上板

着臉躺在床上的夫婦二人聽了並不怎樣。夫人一來是自己闖的禍有些不好意思軟下來。二來本來看他們二人舉動似乎有些不對。自然醋意很重。所以一聽尋死也不去睬。伊辛生本已受着嫌疑。那裏再肯替伊設法施救。多惹夫人得些相罵的材料呢。幸虧張公館裏張太太是個吃素人。那裏看得過。即忙叫車夫拿了張老爺的名片去請龍示吉醫生來。施救總算發見得早。居然把毒質一齊吐出來。沒有性命之憂。桂喜是歇了三四天纔復原的。自從出了這一件事情後。一家三人旁觀各人多了一條肚腸。互相猜疑的心更重了。辛生與桂喜經了這一次苦痛。好像精神上的關係又深了一層。但是那收房問

題如石沈大海。簡直要消滅咧。夫人對桂喜除了新年裏給伊十幾個銅元外。平日連點心錢也沒有的。買了東西價錢貴一點還要說伊暗地裏落了錢。辛生見伊可憐。便避了夫人眼睛。給伊些錢。但是夫人偶然見伊買長買短。就要盤問伊的錢從那裏來的了。桂喜的年紀一年一年加上。去收房問題只是不能解決。夫人心中已經絕對的沒有這件事。辛生現在是默認了。不過對着外人。却夫婦二人雖不出口。總算都承認的。然而在桂喜本人雖能得辛生的憐惜。仍舊是虛得很。不能有正式的代表啊。桂喜的一綫希望就是曉得這位夫人今年四十六

歲還沒生產過。一定沒有生產之望了。將來他們不想到後代問題。便罷。要想傳下去。總要輪到我的。所以桂喜在無生趣的生活中。倒有這麼一點光明。不料事不湊巧。辛生本來盼子心切。不過說不出口。他夫人一向不愛小兒的。近來也有些要了。你道爲什麼。這位金錢本位的夫人。伊並不是從人類一種本能上。要想傳繼後代。伊默忖我半生積了這麼一點兒財產。妯娌四人。又個個與我不合的。將來我們一死。倒不上算。去造化別房中幾個姪兒。因此伊對於小兒。忽然熱心起來。再加伊一個在新闢上開一小織布廠的內姪女來說。隣家昨天生了一個男孩子。只因夫妻倆一共生過九胎。萬萬不能生活了。要

想送給人家。說着又力勸這位姑母去領來。於是夫人頓時高興。向辛生一說。辛生也很贊成。這麼鬧了。一。二。天。自從有一夜。桂喜聽得他們夫妻倆在床上。喃喃商量的。半夜後從此就不提這小孩子的事情了。桂喜莫明其妙。

過一天。辛生回松江去。咧。第二天。辛生的父親從松江與辛生一同趕來。向媳婦說道。你是很賢德的。我的話大概總可以聽罷。況且這又是我唐氏門中很重要的事。昨天辛生來對我說。他在外面弄了一個婦人。現在生了兒子了。他恐怕你不答應。所以特地叫我來向你說情。那婦人自然不許進門。這小孩子千萬請你看祖宗面上。收了他進來罷。說也奇怪。在

平日這夫人與辛生的父親半句話也說不投機。并且來一趟總是相罵。一趟從來沒有好結果的。今天不料一口應承。就此嘻嘻哈哈樂個不了。還要留父親吃了飯纔去。

又過了兩天。辛生到深夜纔回來。夫人在樓上守着。桂喜在樓下候門。一回兒外面有叩門聲。桂喜開門一看。見是辛生。手裏抱着一個孩子。輕輕對桂喜說道。這一件事也叫沒法。又把小孩子湊對桂喜面前。說叫一聲姨娘娘罷。桂喜一聽。頓時耳鳴目眩。魂靈也飛去了。這一夜桂喜不睡。只是坐在樓下哭。幸虧辛生心寬。到後來不見桂喜。上去睡。便下來勸伊要拖伊上去。也拖不動。只是哭到天明。

明天桂喜便多了兩件事。一件是洗尿布。一件是沖牛奶。夫妻倆對着這孩子歡天喜地。獨有桂喜瞧也不瞧。在無人時。桂喜把疑慮的眼光對那孩子細看。時只見混身的新衣服都是本廠布做的那布的花紋。全與伊內姪女廠中的出品一樣。這二三天內親戚朋友陸續過來談起了此事。大家不免要看看這小孩子。獨有那內姪女一見口口聲聲說眼睛也像姑夫鼻子也像姑夫。甚至眉毛也很像姑夫。別人可不說。桂喜到此時心裏已經一齊明白。原來小孩子仍舊是那內姪女隔壁人家的辛生。特地請了父親出來騙他們是親生之子。無非是爲着將來族中人的關係。但是我的地位怎麼樣呢。不是從此更虛空。

了麼。

桂喜以爲這少奶奶最殘忍的便是把伊的床鋪鋪在他們夫妻倆的旁邊把他們夫妻倆的言語舉動

似有意似無意的只是向桂喜耳目中亂送着小孩子無恙桂喜的前途很混沌

星 鬟 集

齊書張瓊位光祿姬妾盈房或譏其衰老瓊曰我平生嗜好無一復存惟未能遺此耳

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一名錢錢皆因其姓名之並善尺牘

(楊寒梅)

星 鬢 集

楊 寒 梅

隨隱漫錄。錢塘范十二郎二女爲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貨所居。羣妾散。燕燕獨不忍去。陸死。鬻身以葬焉。

晉書石崇有妾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銀

鐲

杏春生得很玲瓏很可人意。那些村裏的人沒一個不說杏春這女孩兒是美麗是乖巧。他父親本來是靠着開一家小飯店在村角上。每天稱四五百錢過活。夫妻倆度日照鄉村裏的生活程度也可以敷衍過去了。可是他們上面還有一個母親。眼睛瞎了。不能帮着兒媳們做事。而且還得兒媳們盡力的供獻。兒媳所開着的這一家飯鋪子生意又不甚好。一年年的積虧也約摸有一二百塊錢的債務。這年生了杏春。他父親更加的恐慌。平白地又得多添一名吃口。但是在這一年上。他村東的一個村窩漸漸的熱鬧起來。變了一個小小的市鎮。他村裏却做了通道。來來往往的也連帶關係的熱鬧起來。這飯鋪子自然也多做了好多生意。大家多說杏春的命好。一生了他。他父親便漸漸寬裕了。他父親心裏也這樣想。他母親也這樣說。所以對於杏春更加的喜歡。杏春在才會說話的時候。雪白的皮膚。靈活的眼珠。可愛到了十二分。他父親的債務此時已經完全清償了。舒舒服服很安逸的過日子。杏春是大家寵愛的。雖則比不上富家子女。錦衣肉食。那般快樂。然而在這一村裏。可算得杏春最快樂的了。在年

底的時候他父親上城裏去了一趟買了好些個玩的吃的給他而且還打了一雙銀鐲兒給杏春戴這一雙銀鐲兒是杏春的母親最羨慕於人家的現在居然自己女兒臂上也得套上一雙心裏的快樂什麼似的簡直說不出來不過時時刻刻的去瞧着杏春雪白粉嫩和塘藕一般的臂兒亮而能發光的一雙鐲兒套在上面覺得更加的美麗太陽光射着還晃晃的耀着眼睛那瞎眼睛的祖母眼睛雖然瞧不見這雪亮的小銀鐲兒可是他耳朵還不覺很靈敏的能够辨別一切他聽見丁的一響他就知道這是杏春小臂兒相交時兩隻小銀鐲兒相擊的聲音他便嘻嘻着嘴笑了在杏春四歲的這一年這瞎眼睛的

祖母死了他父親的命運也一天不如一天他飯鋪子裏的生意又冷清起來漸漸的回復到沒生杏春時候一樣實在因為物價的昂貴難稱錢然而因為身上沒了債務比較的負擔還輕一些杏春年紀雖小却稱心慣了說東要到東說西要到西吃的玩的每年消費到也得十多塊錢他父母只有他這麼一個活寶貝的女兒天然千依百順無奈店務只有跌落沒有提高周轉也有些不靈了杏春的父親心裏鬱積得很想不出一個好些的補救的方法在這一年年底結算又虧欠了二三十塊錢便和妻子商議着決計過了年叫杏春的母親上城裏去幫人家好在杏春已五歲了走也會走吃也會自己吃了只要

稍微照顧一下。沒有不放心的。他妻子無可奈何也答應了。

新年過了。杏春的母親預備着出門。上城裏去幫人家。杏春很捨不得他母親出去。對着他母親哭着要一同去。他父親千方百計的騙住了他母親。纔得脫身出去。偏巧這一年的春天積連的下了一個多月雨。田裏的水積起有一尺多高。村裏人一個個都心焦情急。杏春的父親開着的一家飯鋪子。天然受了影響。非但沒有賺進。而且支住不下了。勉強敷衍到七月裏的時候。便把門關起來。停止了營業。蕩着一個空身子。倒還要帶着杏春。既沒有別的產業。加着荒年以前的積欠。大家都是自己要用。逼着要還。杏

春的父親東拼西湊。連杏春小臂兒上的一雙小銀鐲兒也脫了下來。典質了去。抵償人家的舊債。起初還不致凍餓。但是不到一個月。所有的都吃盡賣完。玲瓏的杏春本來是要長愛。短到了這時。倒也跟着他父親挨餓挨凍。雪白的皮膚肥嫩的身體。一天天的改變了他父親到沒可奈何的地步。只有帶着杏春一同上城裏去。找到他妻子。要想個法子。自己也去幫人家做燒飯。可是只多着個杏春。沒處可以安放。得又捨不得。說是把他賣了。杏春母親這家人。倒還心善。經了杏春母親哭求了一次。要求讓他帶着杏春一同住着。情願少拿些工資。那主人總算仁慈的允許了。杏春纔有了安身所在。住在他母親的

主人家裏他父親也得脫身去尋過活的方法。半個月後也尋到了。從此又得安逸的過去。可是小孩子總是愛玩的。杏春起初是有些怕生。處處多羞澀。着一聲不響。後來逐漸的熟了。那天真的神情自然完全露佈了出來。見着小主人家的吃的玩的。眼紅得不得了。所以他母親漸漸的覺得見着杏春有些憎惡了。他家主人見了杏春也憎惡了幾次。要停掉杏春。母親他母親思前顧後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如非杏春賣了自己。纔得安逸。喝粥飯。然而萬萬的捨不得。這天他家主人又逼着他。要叫他。把杏春領回去。不肯把杏春領回去。決計的要不用他了。他無可如何。便急急的跑上他丈夫那裏。一一二二

的說了他覺他的命運已經到了真壞的地步。不由主的哭了他丈夫瞧着自己妻子又瞧了瞧杏春。覺得杏春怪可憐的。已經瘦到完全沒一些肉了。只鎖着眉頭也想不出一個方法。到後來商議的結果爲着自己生命的重要。決計把杏春賣了。杏春呆立在一旁。瞧着他父親母親的哭。他却掉下同情之淚來。其實他並沒知道他父親母親要把他賣了。杏春的父親母親既然無可奈何的商議定了。就去找了個專做這種事介紹的一個人來。託了他果然不上兩天那人來了。說是有了主顧。在東城裏的某處一家姓方的要買一個婢女。他父親答應了。淚汪汪的去問他妻子。他妻子也答應了。便帶領了杏春。

一同前去在街上走的時候杏春的母親對着杏春心裏的慘痛幾乎比死還要難過杏春雖則七歲了倒底還是不明白依舊笑嘻嘻的他母親裝着笑臉哄着他說要叫他到一處很好玩的地方去去了之後叫他一個人住着有人有吃的給他吃穿的給他穿不過在那裏不許哭不要鬧他母親父親隔上幾天就得去看他的天真爛漫的小女孩怎知道是他父母把他賣了只說父親母親要快些去看他就是了

要茶要水的到吃過午飯便上公司裏去約摸兩點鐘光景他的公事便完了於是專做些王孫公子的事不是逛窯子便是賭錢他母親常向他說逛窯子是不該應的一件事而且自己還傷身賭錢也很危險小戲是可以的千萬不要太膽大啊他妻子也向他這麼說起初他還留心一些實在因為妻子太潑辣的緣故不敢過分拗執但是經了幾次以後這些打嗎啡針的箴言規勸打上去的功效一天不如一天後來簡實和耳旁風一般無二儘着他母親諄諄的說着他妻子帶笑夾哭的說着但越聽越麻煩回家都覺得有些怕了所以常是住在外面三五夜不回來好在他每月的進款分內分外一股腦兒有到

七百多塊家裏有家裏的產業不用他擔心得落得安逸的住在外面少聽了他妻子許多麻煩話這些事越是富家越多或者也是富家的特徵這天秋生的母親向着他媳婦兒說因爲用的那些媽們使喚太不靈便而且喊罵不得處處的不湊手所以要買個使女買來的究竟是我自己的一切都可由我作主使喚不靈時隨我打隨我罵的便當得多秋生的妻子答應了下來便叫了一個專做這賣買的介绍人來千託萬囑的託了他恰巧杏春的命運完了天吩咐着的要叫他離開他父母去做人家的婢女介绍人帶領着他們一夥三人來到了方家杏春的父親母親眼淚簌簌的鼻子酸澀到了極點主人們見

杏春生得還玲瓏而且面貌也還可以過去買什麼東西一樣的沒有什麼不滿意了便開始談論價格杏春的父親母親對於自己親的女兒覺得比幾千兩黃金還貴些但是普通的一個七八歲女孩兒至多也不過賣了四五十塊錢和他愛的相差了幾百倍越想時心裏越痛了再也說不出口來只儘喉頭咽着這方家的老太太究竟年紀大了心地慈悲些見着他們夫婦倆的哭心裏老大有些不忍起來說怪可憐的譬如燒香念佛做好事這女孩兒本來再不會賣滿三十塊錢的現在算了五十塊錢罷杏春的父親母親聽了說是五十塊錢心裏的痛似尖刀一般戳了進去在裏面轉着更加的說不出話來

老太太以爲他是應允了一提手在衣袋裏摸出五十塊錢遞給杏春的父親要他寫張筆據杏春的父親硬着心腸寫了老太太又謝了專做這種買賣介紹人五塊錢介紹人便催着杏春的父母趕緊走杏春的母親還想向女兒說兩句最後的話非但嗚咽着話沒說成而且受了介紹人許多話說你女兒已賣了錢也到了你丈夫手裏了那人天然不是你的了還不快的走說什麼撈什子的話杏春的父母走了之後杏春却哇的哭了老太太很和善的哄着他說你爹和媽去了就得來的你只住在這裏好好的不要鬧替我倒茶或者你替我腿上敲兩下子我有好吃的東西給你你也不用害怕要是你哭着而且

懶做事那我纔要打你咧杏春知道些什麼聽着老太太的甘言蜜語他便把他的哭止住了瞪着眼睛看着老太太似乎有些害羞一會低下頭去了老太太向着他說你不用害羞咧以後你只叫我老太太就是了又指着秋生的妻子說這是太太你得跑過去叫他一聲杏春擡起頭來側向左邊去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杏春對於他容貌是怎樣體態是怎樣一些兒不明白只覺得他是很可怕的烏黑的眼珠溜般轉着聽他婆婆是叫杏春叫他太太他心裏倒是很快活的嘻着嘴說杏春你只好好的做事老太太和我都不會無端打你罵你的在秋生的說話的時候竟急得杏春要哭了因爲秋生的妻子是紹

與人另外的一種口音而且好好說話也是和相罵一般生硬的杏春從小是住在鄉村裏的雖則隨着他母親在城裏住了一陣這種奇異生硬的口音他還沒曾聽得過這種和相罵一般的現在呢秋生的妻子倒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但是杏春不明白他的說話只覺得和人家罵他一樣他就以為是罵他了所以他急得要哭了秋生的妻子見自己好好的同他說話他却要哭一些兒沒有感激親愛他的神氣而且老太太叫杏春叫他太太杏春也抿着嘴不開口一股的快活竟似烟一般的溜了換進一種厭惡的心向着老太太說道女孩子究竟是鄉村裏的賤貨生就的不中擡舉你瞧着他快跟淚掉下來

了今天本來是個大凶日子買進這丫頭我早就覺得有些不利市現在他又耍哭了我家又沒什麼喪事爲什麼要他這樣不利市的哭老太太安慰着杏春叫他別哭一面向他媳婦兒說你又是這樣大驚小怪了孩子家誰能生生地丟了他的父母呢雖則他已經賣給了我家的家究竟今天還只第一天總有些兒怕生的日子的凶吉管他什麼呢況且他是我要纔買的有不利便不利我你也不用擔心他媳婦兒聽了這幾句話更加的發怒了拉着杏春沒限制的罵着說你家爲什麼要窮到沒飯吃呢既然沒飯吃那你父母自然把你賣了這是你自己的命生就了這樣既是你生就的命那麼你哭也得哭向閻羅王

去在我家是容不得你哭的。老太太愛你有什麼用呢？你牢記着罷。今天是來的第一天，所以我饒赦了。你要是你以後再這樣無端的哭呢？準備着你這一身精骨頭，我得重重的打你咧。老太太聽不過去，但是見着他媳婦兒這種神氣，也有些可怕，所以拉着杏春到自己房裏去了。杏春是呆呆地只哭着太太的一番話，他也沒聽清楚，胡亂的隨着老太太進房去。好久老太太十分的安慰他，他纔止住了哭，靠着老太太牀前的一張椅子上，坐着秋生的妻子。心裏總覺他婆婆太不順他的心，買了頭也沒儘他一聲，但是不敢當面出氣，所以借着杏春洩他的恨。現在他還嗷嗷的說着罵着咧。

杏春既由方家以五十圓的代價從他老子娘手裏買來了，天然就是方家的人，一切須得聽方家的指揮，斷不容有自己作一些兒主的。杏春從生到現在，在這世界上已經十足的經過了六年多，但是他從沒受過人家束縛，一向是自由自在慣的。這兩年裏，雖則已經受了些不稱心，終究還是自己老子娘手裏一些兒受不了冤屈。現在呢？他一生很長的日子，除了這已過的六年多外，餘的精神上的自由，身體上的自由，都被這雪白閃着發光的五十塊錢剝奪了。一切的都受了束縛。老太太是很慈悲，那些用力難做的，事總不叫他做，只一天到晚的叫他坐在他牀前一張小椅子上。老太太橫着抽烟，有興趣的時

候便和杏春講些鄉間的事沒興味了只叫他在腿
上搥幾下所以杏春在老太太房裏還依舊是很快
活舒服的這纔七歲的小孩怎能生生的離了他父
母一些兒不記掛呢自然的有時要哭了老太太是
可憐他他對於他的父母最使引起不快的就是在
每天上燈的時候因為這時候從他三歲到他父母
把他賣掉的上一天天總有一包花生米得細細
的吃着現在呢老太太在這時候最是抽烟要緊的
時候凡是抽烟的在這烟癮最利害最要緊過念的
當兒性情最捉摸不定人家同他講話他有時却厭
煩得什麼似的人家不和他講話他又覺得人家太
冷落他一會兒要茶一會兒要水杏春最快樂不能

忘的時候到現在却變了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只
有哭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為什麼要哭也不知什麼
要心裏怪悽痛的只他父母的影像時時迴環到他
腦筋裏自然的不自主的掉下淚來老太太有時安
慰着他有時却怒了嗷嗷罵上兩聲秋生的妻子
心裏對於老太太收買杏春不儘他一聲的一椿事
心裏已經老大的不舒服了而且當天又是因着杏
春受了他婆婆幾句話因此瞧見了杏春便十二分
的不是總無端的罵上幾句杏春很乖巧的因此便
常坐在老太太房裏不肯輕易跑出去好容易一天
捱一天的捱着杏春終究是小孩子老太太又很疼
愛他自然漸漸的把父母愛他的影像消滅了

這天是杏春到方家的一周年了。秋生生着病是很危險的。傷寒老太太只這個兒子下面又沒有孫子。心裏怎樣不急。飯都沒心思吃。叫杏春常在秋生旁邊。留心着要茶水。杏春是怎樣的靈利。這些小事自然都很湊手。老太太忙着煎藥。咧請醫生。咧沒一刻坐定自己的烟癮。倒也忘了秋生的妻子還依舊是到十二點多鐘起身。好像他丈夫生病一些兒和他沒有干係。細細打扮着高興的時候。那末跑到秋生牀邊。望他一望不高興的時候。便一溜烟跑了出去。老太太瞧在眼裏。幾次三番的要說。然而想着他那種潑辣的手段。簡實有些吃不下去。所以說話到了喉口。還依舊拌進些唾涎咽了下去。這天再耐不過。

去實在自己忙了四五天。秋生的病。又是不見好。晚上又不得安睡。抽烟也不得自在。杏春也幾天的辛苦。疲倦到了極點。坐在那裏時時的垂着頭。瞌睡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到這種景況。心頭着實有些不忍。看見秋生的妻子。却又在那裏細細的打扮。曉得他又出去了。老太太的說話。又在心頭盤算了幾次。纔壯了壯膽。說。少奶。你一天到晚的忙些什麼。秋生病到這樣。你還天天忙着出去。今天又要上那兒去了。可能在家裏照料一些。我好幾天沒睡了。這般大的年紀。你也替我想。想還掙扎得起嗎。杏春小着咧。雖則他是我家出錢買來的。應該做事。但是也得體恤他些。纔是老是叫他坐着陪秋生。也不是件。

事啊。僕婦們那一個會做這些事。有時竟連面都不見。你自己想罷。秋生的妻子聽着這幾句話。眉毛一豎。說我。今天劉家已經約好了。的一定要去。去杏春什麼年紀。小他是買來的。啊。做這些事。就待虧了他。嗎。老是秋生秋生的。他平常時也會想到過我。嗎。連家都沒有。了一天到晚。只曉得在外面。簪子裏做世界。他有他心愛的姑娘。在那裏。何不去叫他來伺候他呢。或者竟叫他上簪子裏去。生病去。現在更不興了。杏春幸虧還小着。咧。已經一天到晚的。眉花眼笑的。倘使年紀大了些。怕不要收房做姨太太嗎。你老人家自己明白些。我再也用不到你管。嚙嚙嚙。說了一大篇。老太太只氣得渾身發麻。眼淚簌簌的掉。

下來。自願走了。秋生的妻子還是不絕口的罵着杏春。停了一刻。連跑帶跳的進房來。拖住杏春。沒頭沒腦的。狠狠打了一頓。杏春也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些什麼。只顧哭着。秋生的妻子見杏春哭了。便說。你別弄錯。莫以為你是老太太的婢女。我便打不得。現在請你看些手段。秋生在牀裏說了一聲。他小着。咧。別去打他。罷。他妻子更添了火。又把杏春打了一頓。老太太站在一旁。再也不敢多開口。心裏的難過。真說都說不出來。眼前一刻。花一刻。黑的。幸虧秋生的妻子出去。要緊打了一會。急忙的跑去換過衣服。出去了。杏春哭得和淚人兒一般在眼前。再瞧不出什麼東西來。腿上起了一條條的血痕。秋生在牀裏再耐。

不住。了。嘴。裏。嗷。嗷。的。說。着。但。是。身。體。熱。得。利。害。話。也。說。不。清。楚。老。太。太。既。痛。惜。杏。春。更。放。心。不。下。秋。生。的。病。自。己。儘。硬。支。撐。着。一。會。兒。醫。生。來。了。只。照。平。常。的。說。了。幾。聲。要。竭。力。珍。養。開。上。張。藥。方。便。走。了。杏。春。吃。了。這。一。頓。從。來。沒。受。到。過。的。毒。打。一。時。發。了。呆。鼻。子。裏。的。鼻。涕。只。管。縮。着。在。這。時。候。他。在。父。母。身。邊。的。情。景。又。重。新。翻。了。過。來。老。太。太。哄。着。他。不。要。哭。他。却。更。哭。得。利。害。了。眼。前。好。似。畫。着。圈。兒。一。重。一。重。的。越。畫。越。多。越。覺。得。煩。惱。了。好。久。好。久。纔。停。止。了。這。天。晚。上。秋。生。的。妻。子。居。然。老。早。的。就。回。來。了。豎。起。着。臉。滿。佈。着。不。如。意。見。了。老。太。太。說。你。儘。去。睡。罷。秋。生。不。是。你。的。兒。子。麼。爲。什。麼。你。就。不。應。該。管。一。些。兒。

事。老。太。太。一。聲。不。響。只。瞧。了。瞧。杏。春。意。思。是。要。叫。杏。春。也。去。睡。覺。一。句。話。才。到。了。喉。口。還。沒。說。出。來。他。媳。婦。兒。已。經。把。說。話。罩。在。前。面。不。准。杏。春。睡。去。老。太。太。無。奈。只。得。一。個。走。了。走。沒。多。時。才。脫。了。衣。服。上。牀。翻。來。覆。去。的。時。候。杏。春。的。哭。聲。接。連。着。的。遞。進。老。太。太。的。耳。管。要。不。再。來。心。裏。也。萬。忍。不。住。而。且。還。聽。着。秋。生。沒。命。的。喊。着。便。把。已。經。脫。了。的。衣。服。重。又。穿。起。來。一。走。進。秋。生。的。房。間。的。時。候。却。嚇。了。一。跳。幾。乎。跌。倒。只。見。杏。春。的。衣。服。脫。得。精。光。的。捆。住。在。地。上。秋。生。却。起。來。了。坐。在。椅。子。上。他。媳。婦。兒。呢。拿。着。雞。毛。帚。的。柄。兒。很。命。的。將。杏。春。抽。着。老。太。太。的。淚。水。續。續。不。斷。的。挂。下。來。格。格。的。說。着。勉。強。扶。着。秋。生。上。牀。去。睡。了。安。

慰了。幾句回過身來。在媳婦兒手中。要奪他的雞毛。帶再也莫想奪過來。他媳婦兒却幾乎要打他了。他也不管什麼。解着縛着杏春的繩子。拖了就走。也不再和他媳婦兒說什麼。秋生的妻子尋死覓活的哭。吵了一夜。秋生的病因為加上了這麼一氣。愈加重了。老太太雖則睡在牀上。如何睡得着。長吁短嘆。翻來覆去。眼瞧着時光慢慢的過去。天漸漸的亮了。依舊還披上衣服起來。秋生病越加重了。不到三天。便死了。老太太哭得死去活來。秋生的妻子見秋生死。了。只口口聲聲的說。杏春的命不好。因為杏春來了。纔把他丈夫生生的壓住死了。便天天尋着杏春出氣。幸虧沒等到七終。就回娘家去了。

老太太自從秋生死了之後。一切的事都覺得麻煩。起來。在他兒子的喪事中。媳婦兒可以硬着心腸。回娘家去的。再不成做娘的也丟手不管嗎。族裏儘有人來帮忙照料。可是一切總得自己做主。起初媳婦兒不走。外加的要顧着杏春。恐防被他媳婦兒起了毒手。耳朵裏一天到晚不是聽着杏春嗚咽的哭。便是聽他媳婦兒的咒罵。眼睛裏所瞧見的。不是他媳婦兒冷板臉龐。便是毒打杏春的情景。現在呢。雖則眼前耳底清淨了些。可是想到秋生沒有遺下一男半女。方家便得從此絕嗣。心裏怎不悽慘。杏春滿身的血痕。有的地方竟爛了。這麼大的年紀。誰來伺候。他要只有杏春。可以使喚些。可是瞧着他的臉龐兒。

又瘦又黃兩隻眼睛一些兒沒了神氣伸出手來時乾枯得什麼似的覺得十分可憐無奈自己掙扎不住一切瑣屑的事依舊還得叫杏春做去自己的腰腿在這初冬的時候又發起病來酸痛得揮動不得一天到晚的睡着還得叫杏春不住手的搥敲杏春見老太太待他好他心裏也很快活不過渾身被秋生的妻子打傷了暗暗的痛又不敢說只是耐着秋生死了之後他妻子說什麼服孝連哭都沒有哭過七裏回轉娘家依舊很自在的不過他心裏總想老太太手裏還有許多家私至少也得三四萬光景丈夫在呢自然就是他丈夫的現在丈夫死了他與我不對了恐怕不會給我想到杏春老太太這樣喜歡

他倘使老太太因為我沒有生過一男半女方家從此要絕嗣便把杏春收做了自女兒招贅一個女婿不是要眼看他這三四萬家私都給杏春拿去嗎心裏兀是盤算愈覺得他自己這個猜度是中了老太太的心因此愈加的恨起杏春來恨不一刀把他斬了兩段生出許多周折然而老太太一天到晚的護住着他一刻也不放鬆自己呢實在有些怕到方家聽老太太的說話然而因為要這三四萬的家私不能不常到方家走動老太太一聽到他媳婦兒要回來心裏便不爽快起來頭就得漲痛心裏就得作嘔飯也吃不下去了杏春更怕得利害比臨大敵還要勝過些身體彷彿受了什麼牽制簌簌的抖了要是

在杏春臨睡到很利害的時候。只要一聽見這個消息。儘疲倦也睡不着了。兩隻可憐的眼睛立刻發了定。汪汪的包着淚水。背上腿上自然的痛得和針刺一個樣子。這日是秋生死的第三年了。老太太念兒子的。心還依舊十分真切。天天咳嗽。歎氣。杏春年紀一年年大了。伺候天然格外的週到了。好在老太太並不要他做別的事。只叫常在自己房裏捶腿。喇敲背。喇或是倒茶沖水。喇現在見老太太心裏這的不快樂。便胡亂講些散心。那些僕婦們見杏春是個婢女。老太太却這樣寵愛他。着實的有些氣。不過便在暗中挑撥面子上。却處處趨奉着杏春。杏春生得玲瓏。但是他們的計策。他纔十歲的孩子。怎會知道秋

生的妻子回來過兩次。此次又聽得那些僕婦們告訴他說。老太太歡喜得杏春如性命。還要緊。而且聽說要收他做女兒了。杏春的嘴簡直不成個樣。一天到晚的在老太太面前說你不好。喇因為聽得了這幾句話。當日便回到方家。老太太還沒起來。杏春正在老太太房裏整理收拾。忽然看見太太跑了進來。突然一驚。竟跌倒了。秋生的妻子放直喉嚨。奇奇怪怪的罵杏春。提起脚。就在杏春身上亂蹴。杏春哭了。老太太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瞧見是這種情景。連忙下牀。拖住他媳婦兒。他媳婦兒見不能逞性。噙着痛哭起來。怨天。怨命。倒似乎十二分的傷心。吵了一天。賭神罰咒。再回娘家。說是他婆婆喜歡一個婢

女便欺侮一個寡媳。自此以後，永遠不再到方家聽着。他這種說話，幾乎連命都不要了。老太太也由着他去。心中暗自快樂。能够自此一去不回來，真要少許多煩惱。少許多閒氣。得安逸許多。杏春這一陣子，被秋生的妻子亂蹴，起初還忍得住。後來腰裏着了，一脚痛得哭都哭不出來。竟暈了過去。老太太坐在牀上，瞧着他媳婦兒走了。只見杏春還躺在地板上，叫了幾聲，沒聽得答應。急得連忙喊那些僕婦們，自己先走過在杏春旁邊，瞧着他的嘴脣都發紫色。眼睛閉着，曉得是暈了過去。正想招他的人中，到見他在那裏慢慢的醒過來。哇的哭出了聲。纔將胸口一塊千斤重石拿去了。僕婦們來了的時候，帮着替杏

春脫開衣服看時，只見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腰裏這一塊更覺得可怕。杏春只是哼着，眉頭縐得緊緊的。眼淚水掉過不住。老太太給他貼上一張傷膏藥，扶他在一隻榻上，睡了自己。纔穿好衣服。僕婦們心裏妬忌杏春的都是歡天喜地，一路出去一路笑着，講着那裏還聽得杏春淒慘的哭聲呢。

杏春這一次傷了一病兩個月，纔得復原。老太太却因此更加痛愛他了。這一年杏春過這婢女生涯，已經第七年了。只這兩年裏面，沒受到什麼冤屈。他的做事處處都能體貼老太太。到十二分早上一瞧見老太太牀上的帳子在那裏掀動了，他就知他要起來了。立刻預備臉水泡起茶來。瞧見老太太隨便怎

樣一動不必老太太說什麼他就知道老太太要什麼閒着的時候老太太躺着抽煙他就坐在牀沿上槌着腿一面和老太太講着小時候是怎樣那些影像在腦筋裏已經是很淡的了可是他祖母的瞎眼睛和自己小臂兒上曾經帶過的一雙銀鐲他還永記不忘他說這是他最快活的日子他雖則這樣講着說着那秋生妻子的一副兇臉常常的露佈在他眼前總使他心裏突突的跳着後來老太太也去打了一雙銀鐲給他叫他常帶着因爲瞧着杏春很忠實就把零碎的銀錢出入也交付了杏春僕婦們在這個時候却個個趨奉他杏春大家都叫他一聲杏春妹妹杏春有時自己也上街去買些東西事有湊

巧這天杏春正出去買了些東西一路走着回來忽然在一家人家的門首瞧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覺得很面善但是想不出在什麼時候瞧見過的身上穿的一件黑灰布棉襖手裏提着隻籃子杏春便立定了對他望了一望那人瞧見杏春也露出一種奇怪的神情末後却說你這姑娘可是叫杏春杏春一聽更加的奇怪了後來忽然心頭一轉突然的鼻子酸起來知道這婦人就七年沒看見的母親使嗚咽的叫了一聲媽他母親也明白了這真是他已經賣出的女兒彼此使帶哭帶述的說了一回因爲各有各的事只得依舊分手他母親在瞧見杏春臂上帶着的一副老太太給的銀鐲的時候便回想到

了杏春三歲時臂上帶着的一雙鐲子。那時是何等的快活。現在呢？杏春臂上的一雙鐲子，却做了幾頓毒打的代價。滿身青紫血紅，所換來了。而且杏春已經賣出，雖則可以看見，總是別人家的人了。心裏的酸痛，只有數畝的淚珠，可以表示出來。

老太太年幾大了？這一年杏春十七歲。老太太已經六十九歲。在夏天受了些濕熱，到了秋天發作起來。家裏只有這麼一個主人。如今病倒了，誰能作主？杏春一個人照料着其餘的下人。一些兒都不管。有時杏春要叫他們幫幫忙，他們竟連睬都不睬。自願做他們自己的事。老太太在這時候，倒又想起了他媳婦兒，以爲他過了這些時候，或者他的心腸改變了。

些而一個人年紀大了。一有病的時候，回想他的自己人，更加來得真切。因此便叫了個下人去到秋生妻子的娘家去叫秋生的妻子回來。那僕人去了多時，回來說：「少太太一定的不肯回來，說他要來時真叫有福不會享。」咧！老太太聽了，病上加氣，病更加的重了。杏春偷偷在老太太睡着的時候，出去請了個醫生。醫生診了脈之後，連連的搖了幾搖頭，勉強的開了張藥方，說吃着這帖藥，看罷恐怕這個病不容易治呢。杏春聽了這幾句話，好似半天裏的霹靂震得眼前都昏黑了。杏春因爲要留心着老太太，便把一隻煎藥風爐搬進在房裏，一面留心煎的藥，只覺得燒得血紅的炭還是太慢，四面冒着的火，燄還是

不。容。易。把。藥。煎。透。時。刻。刻。將。火。箝。撥。着。這。炭。火。連。這。火。箝。都。燒。紅。了。從。眼。眶。掉。下。的。淚。水。着。在。燒。紅。的。火。箝。上。嘶。嘶。的。響。個。不。住。老。太。太。喉。間。的。痰。隆。隆。的。響。着。外。面。却。依。舊。是。很。高。興。快。活。的。說。笑。好。容。易。把。藥。煎。好。謹。慎。的。正。在。傾。在。一。個。有。嘴。的。杯。子。裏。牀。上。的。老。太。太。喉。間。哇。的。一。響。很。命。的。叫。了。聲。杏。春。便。沒。了。聲。音。杏。春。急。忙。拿。着。一。杯。藥。走。過。牀。前。叫。了。聲。老。太。太。不。見。答。應。再。一。瞧。時。已。經。死。了。杏。春。手。裏。拿。着。的。杯。子。到。這。時。候。再。也。拿。不。住。了。掉。在。地。下。碎。的。一。聲。碎。了。藥。四。面。濺。了。開。來。杏。春。沒。命。的。亂。叫。亂。哭。外。面。許。多。僕。婦。聽。得。了。便。一。個。個。走。了。進。來。瞧。着。這。種。情。景。都。呆。着。不。則。聲。還。是。杏。春。千。多。萬。謝。的。央。人。去。

請。少。太。太。費。了。許。多。唇。舌。纔。有。個。心。軟。些。的。去。了。秋。生。的。妻。子。聽。老。太。太。死。了。立。刻。便。轉。念。到。三。四。萬。的。家。私。急。忙。的。趕。來。不。過。來。了。之。後。並。不。走。進。老。太。房。裏。在。外。面。一。間。裏。坐。下。了。伸。直。了。喉。嚨。喊。杏。春。杏。春。聽。得。少。太。太。來。非。但。沒。有。想。到。從。前。受。他。的。毒。打。而。且。還。覺。得。他。是。個。救。命。的。恩。人。連。忙。的。走。出。來。秋。生。的。妻。子。最。觸。眼。的。就。是。杏。春。臂。上。的。一。雙。銀。鐲。以。爲。老。太。太。決。計。已。經。把。許。多。的。家。私。給。了。他。恨。得。什。麼。似。的。第。一。聲。便。說。你。這。雙。鐲。兒。是。從。那。兒。來。的。我。不。管。你。什。麼。你。只。給。我。脫。下。來。杏。春。嚙。嚙。的。再。不。敢。開。口。只。得。將。鐲。兒。從。手。臂。上。脫。下。來。在。脫。的。時。候。秋。生。的。妻。子。又。接。着。說。老。太。太。是。疼。愛。你。的。現。在。老。太。太。

死了。我可又要來欺侮你了。你爲什麼不隨着老太太一同死去呢。杏春這時心裏的痛比刀剜還利害。一手脫着臂上的鐲兒。眼前一暈。跌倒在地上了。秋生的妻子還罵着他。裝神裝鬼。可憐的杏春。小時紅。

白分明的臉色漸漸變了枯黃。現在却由枯黃色而泛做了青白色。紋絲不動的躺在地上一隻鐲兒一隻是套在臂上一隻却已經從臂上脫了下來。擦在一旁了。

星 鬟 集

世說祖訥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敦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訥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後漢書劉寬簡略。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進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翰墨志。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雖居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如真。(楊寒梅)

星 鬟 集

楊 寒 梅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結婚。鍾離買婢
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曾於此
穴地爲球窩。導我戲劇。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前令也。
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
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
俟一年。別爲我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答曰。遵伯玉恥
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
以前令之女歸許氏。



姨太太的美饌

紅蕉

趙芝伯是一個出名的怕老婆者。因為他狠窮，他妻子王氏帶有奩資三萬銀子過來。如今芝伯在外面活動，都靠着這銀子周轉。居然在一家小洋行裏做買辦，狠是順當。所以狠怕老婆。他老婆對於他狠忠實勤儉持家，不肯浪費一文。只因他做了買辦生意，難出不能不。到花月場中酬應酬應，所以並不禁止他到堂子裏去。只限他每夜十一點鐘一定要歸家。所叫堂差須揀那牛鬼蛇神般的，叫那些上好粉黛不許接近他妻子檢定的方法。是先和芝伯在一家菜館裏吃飯，由芝伯去叫由王氏審定，便永遠叫這個妓女。除非這妓女不做生意，才可以換別人。

芝伯既在堂子裏跑跑，怎忍得下如此呢？便偷偷的另外叫別個美貌佳人了。後來遇到了一個花翠玉花一般容貌，雪一般的皮膚，嬌小玲瓏，丰神綽約。芝伯色授魂與，便和他漸漸

厮混起來了一共厮混了半年不到便娶做姨太太了。只因王氏管束得緊不敢聲張另外布置了一所金屋把他藏了起來寵愛非常。

後來走漏風聲王氏有些知道了但是真不湊巧不知怎的忽然得了瘋癱症臥床不起否則也可以偵探偵探如今只在床上躁脚也沒用處。芝伯和花翠玉格外得意。芝伯本來是十一點半鐘一定要回家的。如今是非仙不準時回家有時竟宿在花翠玉那裏了。花翠玉教他怎樣便怎樣了。芝伯對花翠玉道：「他要是死了我就把你扶正。」

過了兩年王氏果然死了。死的原因是因為芝伯把花翠玉搬到家裏去住。那間屋子裏布置得華麗非

常比王氏的屋子要好得許多。王氏因此一氣責問芝伯。芝伯便把王氏瘋癱沒人服侍所以娶一個妾服侍服侍並無他意為理由。後來王氏的娘家也來責問芝伯也如此回答。大家倒奈何他不得。從此芝伯便不狠進王氏的房。王氏越加氣憤所以兩年功夫竟抑鬱而死。王氏死了以後芝伯便備了幾十桌酒把親族鄰里請了來吃了一頓便宣布把花翠玉扶正。大家吃了一頓又不干己事所以無人反對。花翠玉從這天起脫離了姨太太名稱加官進爵榮隆為芝伯夫人了。

花翠玉的新政便是更換僚屬把王氏所雇用的人一古腦兒擡走另外雇了一輩婢僕自己也狠起

勁的。管。理。家。政。半。個。月。裏。倒。耳。目。一。新。半。個。月。以。後。他。覺。得。厭。煩。便。不。狠。管。了。

有。一。天。早。晨。一。個。燒。飯。老。媽。子。跑。到。床。前。問。今。天。買。什。麼。菜。這。時。花。翠。玉。因。隔。夜。在。小。姊。妹。家。打。撲。克。回。家。已。五。點。鐘。如。今。還。睡。不。到。兩。個。鐘。頭。剛。正。是。倦。極。的。時。候。便。合。糊。道。隨。便。什。麼。你。去。買。罷。老。媽。子。領。命。而。去。買。了。些。雞。鴨。魚。肉。之。類。待。到。芝。伯。回。來。吃。飯。嫌。他。口。味。不。佳。便。把。老。媽。子。一。頓。臭。罵。花。翠。玉。也。鬧。了。一。場。道。傭。了。你。們。這。許。多。人。做。一。些。總。做。不。好。什。麼。事。都。要。我。自。己。問。訊。我。那。裏。有。這。許。多。精。神。呢。明。天。由。我。自。己。來。煮。給。你。們。瞧。罷。老。媽。子。屏。息。站。着。不。敢。作。聲。花。翠。玉。怒。道。給。你。們。說。說。又。響。也。不。響。了。老。媽。

子。便。唯。唯。的。應。著。花。翠。玉。給。芝。伯。道。明。天。你。早。些。回。來。吃。我。親。手。煮。的。菜。

明。天。早。晨。老。媽。子。又。到。花。翠。玉。床。前。問。買。什。麼。東。西。花。翠。玉。正。酣。睡。之。時。狠。厭。惡。他。便。怒。道。時。候。還。早。咧。胡。鬧。什。麼。老。媽。子。不。敢。多。說。蹣。手。蹣。腳。的。走。了。過。了。一。會。兒。老。媽。子。一。瞧。鐘。上。已。十。點。鐘。了。便。又。蹣。手。蹣。腳。到。他。床。前。輕。輕。的。叫。奶。奶。叫。了。好。久。却。沒。答。應。老。媽。子。怕。他。發。怒。不。敢。大。聲。疾。呼。站。了。好。久。又。叫。了。一。陣。子。依。舊。睡。興。狠。濃。老。媽。子。沒。奈。何。丟。了。他。跑。到。小。菜。場。一。看。菜。攤。都。已。收。了。只。得。到。鹹。魚。店。裏。買。了。些。鹹。魚。做。傭。人。們。的。菜。奔。回。家。來。已。是。十。二。點。鐘。芝。伯。已。回。來。了。見。花。翠。玉。還。沒。醒。不。忍。鬧。醒。他。便。候。了。一。

姨太太的美饌

四

點鐘悄悄的走了。待到花翠玉一覺醒來也來不及。雪漱便喚老媽子去買菜。老媽子道：「要明天了。」花翠玉道：「怎麼老媽子道如今已是三點半了？」花翠玉道：「啊呀，怎麼早晨你不叫醒我呢？」少爺可會回來。老媽子道：「少爺瞧你睡熟，坐了一會便出去了。」花翠玉道：「你們怎的笨得如此？我睡熟不能叫醒我麼？」今天沒有菜，怎麼吃飯呢？說着又把婢僕們罵了一場。使命一個婢女迎春教他明天早晨八點鐘無論如何叫醒他，不可有誤。迎春諾諾應允。

這天果然起了一個大早，却已十點半了。忽忽的漱了漱口，便到廚房裏去。菜已買端整在那裏，原來隔夜把要買的菜對老媽子說明，所以沒有誤事。并且

魚肉雞鴨等都已洗淨切好，放在那裏。花翠玉使命另外許多的傭人去收拾屋子，只命燒飯。老媽子燒火忙了好久，總算煮完。

芝伯狼得意，他想自己的眼力究竟不錯。一個堂子裏出身的人，肯到廚下去做菜，說給誰聽也不信呢。便很高興的下箸。花翠玉從旁勸餐道：「這隻奶油鯽魚湯滋味一定很好，你嘗嘗怎樣？」芝伯便用匙喝湯。誰知湯還沒到口，已覺得腥惡，非常再也上不得口。却又不敢說什麼，一手執了匙，呆住了。不動。花翠玉道：「怎麼不喝？說着自己便勺了一匙喝，才喝到口也是吐也來不及，詫異道：「我放了許多薑酒，怎的還腥臭呢？」便又在魚碗裏淘了一大塊薑起來給芝伯瞧。

芝伯把一匙湯棄了。瞧他的。蓋不禁哈哈大。笑道。啊。喲。這是。女人們。泡水。刷頭髮的。毛。葦。怎麼。你。把他。放在。魚。裏。呢。花。翠。玉。臉。色。轉。白。道。啊。呀。果然。是。毛。葦。啊。便。問。老。媽。子。老。媽。子。道。生。薑。在。碗。櫥。裏。少。奶。可。是。拿了。櫥。頂。上。的。毛。葦。麼。花。翠。玉。又。怪。老。媽。子。不。該。把。毛。葦。放在。廚。房。裏。罵。了一。陣。命。把。奶。油。鯽。魚。湯。撤。去。花。翠。玉。道。冬。菇。紅。煨。鴨。子。總。可。以。吃。些。了。說。着。便。先。下。箸。嘗。嘗。誰。知。一。塊。鴨。子。才。到。口。又。是。吐。也。來。不。及。原來。這。紅。煨。鴨。子。放。的。醬。油。又。誤。把。鎮。江。醋。代。了。醬。油。所以。鴨。子。並。沒。鹹。味。却。酸。得。比。梅。子。還。厲害。芝。伯。道。這。鴨。子。大。約。太。燙。慢。慢。兒。吃。罷。說。着。也。要。下。箸。花。翠。玉。忙。止。住。他。道。你。吃。炒。蝦。仁。罷。老。媽。子。把。死。鴨。子。

買了。來。味。已。酸。得。吃。不。得了。芝。伯。便。吃。蝦。仁。蝦。仁。一。簍。總。算。沒。弄。錯。什。麼。不。過。鹹。得。也。不。易。上。口。幸。而。有。一。盆。白。斬。雞。一。盆。醬。鴨。芝。伯。勉強。吃。了。半。碗。飯。却。喝。了。三。杯。茶。嘴。裏。才。解。渴。

花。翠。玉。還。怒。於。老。媽。子。大。罵。一。頓。把。老。媽。子。撞。了。這。時。芝。伯。要。緊。到。洋。行。迎。春。盛。了。一。盆。水。給。芝。伯。擦。臉。花。翠。玉。道。你。手。才。洗。過。衣服。髒。不。髒。你。去。你。去。說。着。便。自。己。去。拿。洗。臉。手。巾。給。芝。伯。誰。知。手。巾。架。上。一。塊。也。找。不。到。走。出。來。瞧。見。客。堂。間。的。椅。子。上。却。放。着。兩。塊。雪。白。的。手。巾。便。拿。了。遞。給。芝。伯。芝。伯。便。要。擦。臉。誰。知。在。手。巾。角。上。瞧。見。紅。線。做。的。一。脚。布。一。兩。字。便。笑。道。啊。呀。這。是。脚。布。啊。這。時。另。外。一。個。傭。人。拿。了。兩。塊。

手巾上來道。少爺的手巾才用肥皂汁煮了一煮。現
在洗清了。花翠玉又罵傭人怎麼把少爺的脚布放
在這裏。一個老媽子道。剛才洗了。拿上來。我去找竹
子。晾却被奶奶拿錯了。花翠玉大怒。又把這老媽子

攙了。芝伯便把冷手巾擦了一擦。嘴忽忽的到洋行裏去



星 古今樂錄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
鬢 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
集 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楊寒梅)



一箇婢女的

痛史

阿珠口述
健人筆記

記者曰。距今一月前。雇一女奴。年纔二九。粗識之無。右手食指缺一節。居恆鬱鬱不自得。命之外出購物。輒不應。怪問其故。含淚無語。窮詰其身世。縷述如左。其中如信交事業之傾家蕩產。及豪富之凌虐女奴。慘無人道。皆爲注意社會教育者之研究問題。而女子自幼不習操作。卒至多受苦楚。以及人事變遷。役人者轉爲人役。俱是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有功於世道人心者。不尠。爰握管記之。亦一社會小說也。

余（女奴自稱以下仿此）名玉珠。年十八。然玉珠之稱。爲十七歲以

前事。今則人皆以阿珠呼。余亦幾自忘爲以前之玉珠矣。余家祇父母及余三人。姓氏里居。殊不願爲人告。父業骨董商。雖無恆產。然經商所入。年有盈積。故起居飲食亦甚舒適。雇一老嫗任炊飯洗衣及雜事。余母勤治家務。終日無少暇。然余則以鍾愛。故從不許余操作。而不圖滄桑易變。流爲女奴。一年中備受痛苦。竟爲不慣操作所害也。民國十年。信交事業風發雲湧。某也贏數千某也贏數萬。消息

一箇婢女的病史

傳入內地聞者靡不眼紅耳熱躍躍欲試余父販售骨董常作滬上寓公遂以資本之一部分購某交易所股票不一月股價驟漲脫售後獲利倍蓰余父大喜以爲得此發財捷徑區區骨董商終日奔波勞逸迴判不足爲矣於是無日不投身交易所市場除做股票之空頭買賣外兼營麪粉棉紗等不三月罄家資所有以殉交易所猶不足虧欠洋萬金債主索債不得控諸官廳余父乃遁而之他一去無

消息余母本患喘既念余父又悲赤貧喘病增劇服藥無資竟以不起余求乞鄰居募得若干金棺殮成服無力營葬露置先塋而余一家之命連從此告終余之痛史自茲開幕矣

余有族叔本爲里中無賴余家小康時常來告貸余父母周濟之願終不能滿彼慾壑至是特來探余謂妙齡弱質居無親族必爲人欺宜暫居叔處以俟父歸此時余本衣食無着居宅保租皆性質余家

二

中落屋宇屢下逐客令爲暫度目前計決從叔言初不料羊入虎口厄運之來實基於此

一日叔攜余投親來上海且藉以探訪余父抵申後下榻逆旅越南日偕一媼來棧向余端詳至再與叔耳語數四而去至晚叔與媼挈余外出乘電車至北四川路下車入一里紅磚作牆巨宅櫛比至里末第二家門有銅牌曰嶺南鄭第媼叩扉入叔從之余逡巡不敢前念余族素無兩粵親戚叔亦無賴

安得與鉅室往來。疑雲疊起。堅不肯入。叔強曳余曰。是余戚也。來申投親。即係此家。問訊兩日。方獲地址。尙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泥媼引導。爾胡遲疑。爲余遂入。媼領余登堂。止叔於闕者室。堂中有老婦一少婦。三侍者。數人俱妙齡女子。然赤足穿木屐。一侍者抱一小孩。視之約五六齡。媼見諸婦執禮甚恭。並指老婦命余稱以太太稱少婦爲大奶。二奶。三奶。余念彼此親戚。豈宜稱此不之應。媼與諸人絮絮。

語移時。所語多不可辨。後知媼本粵人所操。爲該省土語。宜余之瞠然不解耳。旋出招叔耳語。余從之。媼止余勿前耳語。後又與諸婦談良久。最後偕叔至門房。書一紙授老婦。老婦閱後遞給三少婦傳觀。一過命侍者入內取鈔票一束付媼。交叔余大驚駭。念余在家時常披覽小說。每有良家婦女被鬻勾欄。失身作妓者。余得毋爲叔所誘乎。急趨出問。故叔與媼已啓戶欲出。余力牽叔衣失聲大哭。謂叔太。

無良。需余爲青樓中人。矢死不顧。時則堂中侍者數人疾馳尼余。不得出告。以此地非倡家。係公館。叔與媼已售余爲女奴。既來之則安之。惟有自嗟命薄。胡爲投生作窰人兒。哭復奚益。叔與媼亦勸余謂作富家婢衣食無憂。強如在家受苦。乘間脫手去。余爲諸人強之入內。倚窗啜泣。老婦招余至其前。狀似囑咐余事者。然余不能解。侍者傳譯云。此後呼余爲阿珠。除伺候三奶外。並照看小孩。務勤厥職。如。

一箇婢女的痛史

四

有過失預備着精皮膚一頓打須知家法森嚴不容輕恕也余惟飲泣而已旋命一年長之婢導余至三層樓派定鋪位鋪係木架上下兩層爲狀類輪船上之弔鋪余鋪在上層有短梯作級婢亦粵人然能操滬語叩其名曰蕙香據云五歲即償賣於鄭宅今已二十歲矣鄭宅主人爲五金商兼營進出口貨家資百萬老婦爲其母三少婦均其妻以入門先後爲次三奶新入宅尙未滿期年小孩即其所產

蓋娶於外室已六年以產子故主人之母命其入宅者也三奶來自青樓恃寵而驕性情暴厲主人亦時遭其拳擊兩頰常有麻姑爪印縷縷血綫而爲之婢者受其凌虐更無論已余聆蕙香言心滋惴惴自顧亦良家女居於役人之地位余母且愛如掌珠風吹雨滴猶慮受傷迺一旦豕破人亡居於供人使役之地位主余者之待下嚴酷又如此鞭撻笞鳳會常有時余身不足恤其如父母之遺體乎言念

及此肝腸寸裂不禁放聲大號蕙香急以手掩余口已爲三奶所聞呼余下樓余悲不自勝且行且泣一婢止余勿哭謂三奶易怒怒則笞汝矣余強抑悲懷步入三奶室三奶目圓眉豎大聲叱余所語雖非粵音然強學滬語多不可辨僅知其不許余泣且命揩拭地板而已余初學作婢自幼未習操勞諸事無所措手矧揩拭地板曲躬跪地肢體俱酸揩拭未及屋之半已命易清水三次洗滌揩拭之巾掌

心爲之紅痛。淚竟奪眶而出。點滴落地。恐爲三奶所見。掩面他顧。正昏惘間。耳鼓中驟聞三奶咳嗽。斗然吃驚。兩足一伸縮。觸磁痰。孟上孟即傾仆。着火爐前銅欄上。頓時碎裂。孟水瀉地無餘。三奶大怒。戟指痛詈。至床後取一竹板。長約二尺。闊凡寸許。叱一婢按余伏臥地上。另召一婢至。命褫余小衣。余身不由主。一任所爲。惟覺竹板着臀。奇痛如刀割。受苦良久。始釋余起。余生長一十有七歲。從未或受苦。實今則破題兒第一遭。露出醜杖。至數百奇恥大辱。直欲一死。以了此生。苟非然者。來日方長。一身骨肉。恐長與無情棍杖爲緣。遲早間與世長辭耳。念至此。決心於宵。深人靜後。投繯自經。此時三奶因答余故。喘息不已。呼余捶背。落拳略重。即回手一掌。頰上頓時發熱。紅腫。搥久。臂酸。且右腿杖創痛。澈心肺。搥益乏力。三奶陡然起立。擗余兩臂。無算。叱仍揩拭。未竟之地。板另召一婢承乏。余已一心皈依。閱羅天子。僅餘此數小時之倖息。人間臭皮囊之痛苦。悉付腦後。即奮力操作。地板揩拭畢。命伺候小孩。此孩非常頑皮。好學。戲時在地。上翻筋斗。或舞弄棍棒。又須余伏地作馬行。而騎余背上。試思余有生以來。第一日習爲奴隸。祇此服役一項。已覺異常勞苦。矧經受杖步履維艱。乃令爲此牛馬。走背上。負人雖是小孩。亦有數十磅之體。重余固拚此一身。儘此未畢。命前之光陰。與惡魔奮鬥。任其蹂躪。無

一箇婢女的痛史

六

如體力不支氣喘如牛小孩以短竹竿作馬鞭一手揪余衣領爲馬韁一手向後鞭策以余臀作馬屁股顛顛前行迺竹竿揮處忽着腿創痛極而仆背上小孩翻落地上大哭呼母三奶急扶小孩起爲之遍身揉搓問何處作痛小孩以手指後頭部蓋落地時後頭着地板痛固有之不足言傷然三奶則忿甚斥余爲故意以小孩出氣直前掌頰數十下招一婢推余出房入扶梯後之小室命婢召二健僕待等完好之左腿遂如擣下衣服一任敲扑兩健僕更番力答余初尙感痛終且麻木惟血液四濺兩僕之衣服及顏面殆遍知受創深矣三奶坐臨窗一彈簧外國椅上右手支頤左手執茶杯一婢爲之捶腿怒氣略平洋洋自若似不知室內有人正聳其血肉模糊之臀飽嘗毛竹板風味凡腰以下膝彎以上無處不受杖即無處不糜爛余已拚一死身受痛苦悉覺度外偷眼視三奶安坐此柔軟無倫之椅上猶需有人爲之捶腿以之視

余同是一人。同是一腿。彼則置身安樂椅。余則細縛白木榻。彼之腿則輕搥緩拍。余之腿則血肉橫飛。彼不過擁有金錢耳。論其出身。或且弗如余。乃藉區區金錢勢力。視人如草芥。世間不平事。孰有過於此者。時則答余之兩僕。見三奶默然無語。若有所思。未下止杖。命令不敢少息。良久良久。三奶似有所覺。訝曰。尙在行杖耶。姑念初來。且恕之言已出。室婢從之。兩僕解余縛後。亦去。室中祇余一人。臀與兩腿痛如火灼。僵臥榻上。不能轉側。神志昏憊。旋暈絕。不省人事。此後不知經若干時。覺耳畔有人呼余。張目視之。卽年長之蕙香。持余袴曰。且穿此裸臥於此。殊不雅觀。余取袴欲穿。下體劇痛。不能動。蕙香爲余穿上。謂余曰。吾儕受苦。合是前生註定。否則呱呱墮地時。曷不投生富貴家。而偏爲婬人子。亦旣貧矣。苟爲男兒。尙可勉圖自立。倖免社會上一切黑暗之專制。迺又使爲女子。身遭家不造。陷爲奴婢。一身皮肉。賤比牛馬。鞭之撻之。惟主人之意。是適在此。爲婢者。前後不下十餘人。刑杖滋味。無一或免。臀創深淺斑駁。如玳瑁。長留不去。作可憐女之紀念品。若汝今日之受苦。吾儕已如家常便飯。不足爲奇。汝亦可以勿哭矣。余唯唯。蕙香謂汝姑居此。當爲汝稟知太太。及三奶。請假三日。將養。創傷。蕙香乃去。尋復來。謂已允假。可上三樓安臥。飯食當由渠送來。遂扶余起。余臀痛不能坐。蕙香抱之。逕立地上。

掖余登樓臥鋪適在上層創甚未
易上蕙香一鋪本在下層與之易
位而臥以後體不能動痛且甚於
笞時小衣全爲血漬溼透被褥余
惟啜泣靜俟機會覓死而已蕙香
去移時授余飯一盂上置菜肴命
余食余辭謝之不可強余下咽勉
進其半食已蕙香捧盆水至囑余
洗臉又出杖創藥爲余修敷傷處
相逢萍水同病相憐余甚感蕙香
之熱心懇摯而益覺覲然爲人主
者其人格遠出蕙香之下嗚呼天
道其有知耶胡爲乎賞善罰惡祇
聞其語未見其人乎沉思有頃樓
下忽傳喚蕙香且聞叱罵聲蕙香
亟往側耳聽之似老婦責問蕙香
繼以清脆之劈拍聲凡十餘顧不
聞蕙香哭余念此際無人歸真解
脫今其時矣忍痛起坐下榻解袴
帶繫於窗上之一橫木中結束既
竟探首環內正欲踢開墊椅蕙香
忽上樓見余抱下謂汝若覓死必
然被累不如先死蓋主人喜怒無
常是非無定頃以汝放在三樓略
久被太太掌頰若汝死去則又怪
同居一室之人不加关注立即治
罪余年最長罪且加等汝其忍乎
余此時死既不能生又弗願覲茲
一身不知何以自處亦惟悶臥而
已此爲作奴之第一日亦即痛史
之首幕也
余爲蕙香及諸同事姊妹所監視
絕少覓死機會且知余死必累諸
人受刑亦有所不忍况父之生死
未卜多分尙在人間則此生或尙
有出頭日故亦不復作自殺想佛

說靈魂是真軀殼是假余但保我
天真勿任靈魂墮落已至於行
尸走肉之軀殼不過偶然借來爲
靈魂所依附奚必視之過真水火
刀杖加諸此身受者爲軀殼非靈
魂聽之可也余既具此慧眼觀遂
亦不覺杖處痛苦請假之三日中
與諸同事姊妹得間略談始知宅
中女奴除隨時出入者外計有六
人宵遁者二皆薦人之店舖稔知
此間虐婢情形教之出走薦往人
家作傭工者所餘四人長曰蕙香

年二十次曰菊香年十九俱服役
老房大奶處者曰阿英年亦十九
而小於菊香二奶處者曰阿桂年
十七三奶先後購二婢曰阿榮曰
阿銀俱未滿三月以受虐故出走
乃借二奶處阿桂兼供使令卽在
三奶房中答余者也此老少四人
莫不御下嚴酷凌虐女奴而三奶
特甚所以阿榮阿銀咸以不堪受
苦而遁云余聞悉後遂懷乘間出
走計覓死之念完全打消三日已

爲余敷藥兩次腐潰雖劇尙不甚
痛勉可步履仍下樓服役爲三奶
揉胸捶背烹茗注水而灑掃拂拭
及照看小孩則委諸阿桂以余創
重不能任特恩暫時豁免也
余自服役後掌頰摔嘴等如小點
零食每日無或間至蕙香所稱之
家常便飯則以創傷未復幸而獲
免如是者月餘而大獄起矣太太
之梳頭爲蕙香專職蕙香有他事
未竟時則菊香阿英阿桂及余任
太太意旨傳喚何人卽由何人代

勢太太有日常穿戴之鑽環鑽耳
挖二事置梳具匣中一日鑽耳挖
竟不翼而飛遍覓不得太太大怒
限期三日務必珠還合浦逾限有
刑凡爲之梳頭者俱常受責一千
人各處找尋杳如黃鶴時光易過
偏較平時愈速轉瞬間三日限滿
太太率領三媳押余等入余從前
受笞之室並召男僕四人令執行
刑杖首先受責者爲蕙香自褪其
袴簷臀受杖余視其臀頗豐隆碩
大肌膚堅緻然青黑色之杖痕點
綴殆遍想見歷年被刑之多太太
謂蕙香專司梳頭責有攸歸罪應
加等笞之千令既下行杖者高舉
毛竹板直落蕙香腿部着膚頓留
紅印十餘下後由紅而白旋即填
起笞五百易一腿又五百而止蕙
香默然受笞不敢稍動似無痛苦
者然且臀雖腫脹尙未流血奇已
繼之受責者爲菊香登榻褪袴一
如蕙香狀然視其臀右腿上乾血
膠結蓋余來此月餘菊香已因細
過被杖二次一次以磕睡故太太
喚之不應一次則私自外出也太
太謂菊香曰汝雖非專司梳頭然
在余處服役罪應減於蕙香加於
他人笞八百僕人扑其左腿雖未
肉綻然皮破矣次輪阿英又次阿
桂俱笞五百菊香及英桂之臀上
亦遍綴板花不亞蕙香是皆示鄭
姓主人之待下恩典令人撫髀不
忘者也當阿桂時笞終且及余顧
腐潰之臀奚堪更經敲扑矧以理
論飾物宜自珍藏一旦失去苟欲
責人應先責己迺不明此義一味

視他人如牛馬。凌虐備至。惟意所欲。已背人道。又復不加分別。一律施刑。行杖即有多寡。身受痛苦。則一如余者。服役不足兩月。代蕙香梳頭止一次。亦與有罪同。此受責豈以一部肉鼓吹爲梳頭之酬值耶。若以盜竊論。則竊者祇一人。苟偵察得實。盡法懲治之可也。今則竊者與非竊者。罔不服刑。在竊者固罪有應得。其如非竊者之皮肉受冤何。嗟乎。皇天有眼。應懲不平。叵奈金錢世界。銅氣薰天。主宰人之禍福者。雙目爲之朦蔽。無告之可憐人。儘有冤抑。莫或上伸。亦奈之何哉。方胡思亂想間。叱余受責之聲。浪直入耳。鼓身非自主宰殺。由人遑論鞭撻。遂亦解衣伏臥。供獻此腐潰無完膚之臀。聽憑選笞何處。太太謂余曰。汝係初來。臀創不任杖。姑從寬恕。鞭背五十行。杖者即撻余上衣。易藤條擊余背。每着一下。如將皮膚抽去。心肺俱戰。較笞臀爲尤苦。蓋臀部多肉。受刑略久。即亦麻木。儘可容忍耳。鞭畢。余遍體汗下。奇痛不可耐。太太謂自今爲始。三日一限。每限一比。俟失物復得。爲止。蕙香等唯唯。應命余亦惟隨聲和之而已。三日復三日。失物終難得。又經半月。余等先後被責已六次。蕙香受杖盈六千。菊香四千八百。阿英阿桂各三千。彼等以慣食家常便飯。肌膚鍛鍊至堅。筋肉組織非常緻密。蕙香曾告余。一次受杖。苟不盈千。膚不易破。膚苟不破。任笞無苦。惟鞭背最難忍受。苟留大創。雖告

平○復○至○天○陰○雨○溼○時○必○感○隱○痛○所○
以○伊○等○遇○鞭○背○時○必○要○求○易○答○臀○
甚○至○卸○袴○獻○杖○得○蒙○許○可○欣○喜○萬○
狀○嗟○乎○答○臀○是○何○等○苦○事○且○動○輒○
令○男○僕○行○杖○苟○非○萬○不○獲○已○何○至○
甘○受○痛○苦○不○顧○羞○恥○如○此○亦○足○證○
士○人○之○虐○待○程○度○也○已○余○因○此○於○
第○二○次○比○責○時○自○願○易○鞭○背○為○答○
臀○承○主○人○大○恩○薄○責○三○百○用○示○體○
恤○積○五○次○受○杖○亦○已○千○五○百○余○本○
重○傷○經○此○創○上○加○創○被○刑○時○之○劇○
痛○固○不○待○言○然○略○告○痊○可○之○臀○至○

是○則○化○膿○菌○又○大○猖○獗○肌○肉○盡○腐○
凹○陷○如○孟○蕙○香○諸○人○在○第○三○次○被○
杖○時○亦○俱○皮○開○肉○綻○鮮○血○下○流○如○
注○受○創○若○此○則○服○役○宜○可○邀○輕○減○
然○主○人○不○顧○且○以○為○創○傷○愈○劇○作○
事○愈○不○許○草○率○庶○足○儆○戒○將○來○而○
為○之○婢○者○至○是○如○入○犴○狴○全○無○生○
趣○矣○
第○六○次○被○責○之○第○三○日○又○屆○比○期○
是○日○吾○儕○以○箱○筍○抽○斗○搜○覓○已○遍○
決○無○希○望○議○將○各○室○器○物○依○次○撤○
除○為○最○後○希○望○之○找○尋○苟○仍○不○得○

惟○有○靜○待○杖○斃○而○已○以○失○去○者○為○
太○太○物○故○先○收○拾○太○太○室○中○器○物○
箱○籠○桌○椅○悉○數○移○外○室○掃○除○地○板○
不○見○縱○影○末○及○銅○床○推○動○之○下○有○
物○鏘○然○墮○地○則○赫○然○一○鑽○耳○挖○也○
蓋○在○銅○欄○杆○下○之○置○床○墊○之○架○上○
因○緊○貼○牆○壁○且○光○綫○黑○暗○前○有○帳○
幃○上○有○枕○褥○不○之○見○一○加○推○動○乃○
落○地○下○度○必○太○太○午○睡○時○遺○落○者○
自○不○小○心○殃○及○女○奴○橫○遭○笞○楚○冤○
矣○急○報○告○太○太○呈○驗○失○物○太○太○端○
詳○數○四○絲○毫○無○誤○一○笑○而○罷○嗟○乎○

以衆人之血肉皮膚易彼一笑貴
賤上下之分乃如是其懸絕歟
余前不云乎自幼至長未嘗操作
一切勞動悉非所習乎入門日大
受撻楚幸有此重創免爲費力事
月餘方稍瘥繼之以鑽耳挖大獄
三日一追比新生肌肉風捲殘雲
一掃而盡又經月餘始恢復原狀
三奶遂以抹桌掃地洗痰盂揩地
板擦拭銀器銅具收拾烟盤烟槍
等事屬余一人負責阿桂回二奶
處專事一人閒來伺候小孩及倒
茶冲水搥腿按胸鋪床疊被瑣屑
諸事不遑縷舉總之晨六時半起
身至夜眠止無片刻得稍休息而
夜眠時間又無一定三奶有阿芙
蓉癖時有至午夜不眠者見余瞋
睡順手以烟槍擊余頭顱以致余
頭有類遍生顆粒之北瓜引鏡自
照不復識廬山真面目矣作事又
非所擅長多不能當主人意而痰
盂之碰碎茶杯之墜地雖小心翼
翼終不能免由是而竹板風味亦
充余之家常便飯臀部肌膚時在
鍛鍊中不及半載亦如蕙香等之
堅老耐答不破不痛矣余曾謂平
日不慣操作以致備受痛苦實則
遇此等全無人道之主人即善操
作者又奚能免蕙香諸人豈皆自
幼嬌養如余者哉於鑽耳挖大獄
之後亦幾經答楚足徵身爲女奴
即是主人之解悶物心有不愉怒
無所洩則令爲之奴者高奏肉鼓
吹一部氣猶未平則以鮮豔之血
表示吉利以博主人之一垂盼或
可息却主人胸中火有時以奏肉

鼓吹爲費事則隨便取一物擊頭。作敲木魚戲藉此開關之聲亦得聊以消遣奴婢之頭以受擊扑故隆凸如魁星奇醜可笑則亦可博主人一笑焉。

狸狎生涯馬牛滋味瞬息經年薄命如余居然又癡長一歲行年二十九矣余於上述之茹苦外更有小孩之處處使我吞聲飲恨不可殫述小孩名福官年五齡除特雇一僕婦撫育外余亦兼任照顧之責福官異常刁頑時以棍棒擊余頭

背手足余忍受不語則已如余呼痛或執其手不令擊則出聲大哭往訴其母謂余侮伊擊伊三奶即令福官持棍痛擊福官欲擊頭令余迎以首福官欲扑背令余承以肩福官欲敲脛令余授以足必使福官稱意愉快而後可若福官而終於快快也則又必飽餐家常便飯始已所以余之肌肉殆無日不與棍棒竹板相親青黑者爲舊疤紅紫者爲新傷以臂爲中心而旁及於頭肢胸背苟令余爲裸體寫

生之範像必令人見之大詫謂何來此遍體梅毒之女子耶所可聊以自慰者一身尙稱完善未有殘缺耳孰知斷指之慘劇繼此開幕余述至此心肺震撼餘痛猶存已一日三奶之阿芙蓉告罄購土煎製爐火熊熊烟香陣陣福官見之令余用指蘸膏欲調弄如錫糖時則膏已凝而未濃其沸熱可想設以指觸鮮不起泡余不允福官強納余手入烟鍋余憤極小加斥責福官隨手取調烟之竹槩插入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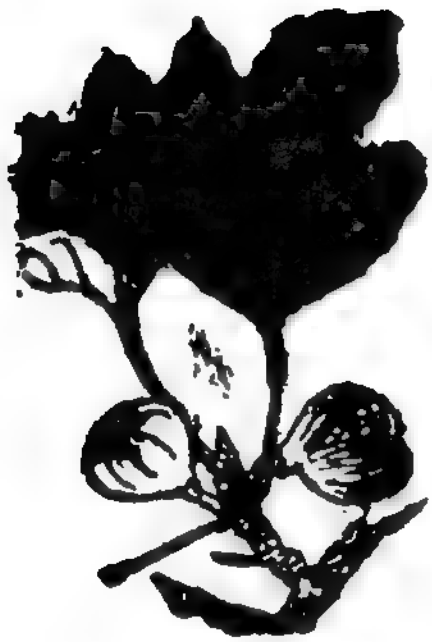
內意將挑取烟膏塗於余身不圖。漿入鍋傾沸熱之膏液半潑於余。及福官之足上劇痛如火灼福官。大哭三奶聞聲出視急爲解去履。機已徧起泡瘡余此時足疼至不能稍動然無暇自顧強起爲福官塗醬油浸冷水福官且哭且訴其母謂余匪特不允用指蘸膏且申。申而罵終將烟鍋傾翻燙傷其足。以洩胸忿三奶聞言大怒俟福官止哭後出室去未幾又來召余詳詢潑翻烟膏詳情並命出指示彼。

果曾蘸烟末旋以余右手食指置桌上審視突出利刃劈指上立斷。一節急痛攻心余即暈絕良久良久耳畔似有人呼余啓目睨之則身在三樓臥榻上坐身畔呼余者蕙香也相憐同病淚下如縷余既覺醒斷指及右足受熱瘡處咸作劇痛呻吟不已蕙香已爲余指敷止血藥包紮妥貼至是知余傷足復爲去機泡多膚腫機不能卸剪破始下蕙香曰如此很毒主人奚堪久侍妹亦良家女何苦葬身於。

此島不追蹤阿榮阿銀兩妹庶幾此生尙有一綫光明耳余頗聽其說苦於人地生疏投奔無所蕙香乃指示榮銀二人出亡時之荐鋪謂若不收留可示以創傷必邀首肯余於黑暗地獄中得蕙香指示胸臆爲之一舒靜俟指足痊愈以一走了事惟蕙香待余若胞妹諸事照顧一旦分襟彌覺不舍且蕙香在此雖視余差勝亦常遭敲扑余乃勸以偕遁蕙香謂二人齊去則追捕必急萬一被獲生命休矣。

一箇婢女的痛史

弗若一人便余不能強姑置之。余養傷兩月而痊惟食指已斷不能復續祇餘兩節又經月餘乘間出走除隨身衣服外一無所取投奔介紹榮銀之荐鋪乃送至此處爲傭余之跬步不出戶者恐爲鄭宅人所見也。



星鬟集

(楊寒梅)

唐宋遺史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崔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公覩詩召崔以婢與之



扶正

沈禹鐘

村中的人們大家嘖嘖稱贊張家小四的福命好他在前三年出門的常兒還是一個亂頭粗服農家的女孩子可是現在便大不相同了所以一個人不怕出身得微賤只要仗着福命雖然沉在泥濘裏有朝一日一定也會超升到青雲裏去的村中老老小小一時都把

這些話兒彼此談論似乎看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小四是村中的一個少女他家中只有一母一妹沒有旁的人了他家裏一向耕田度日每年除了還租納稅之外得到的勉強可以支持家中的甕飧但是因爲他父親早歿家中寡母弱妹和他三口子

支撐門戶一年到底總是辛勞得沒一刻舒服大家度着悲慘的光陰論起村中各家的家計來艱難的要算他們做打頭富裕的他們就要在最後了別家雖然也是仗着耕種這一件事但在春場下田的時候總雇着幾個幫工象着一兩頭耕牛氣勢都很蓬蓬勃勃的便是次一等的雖然無力雇工和象牛但是一門之內人丁却很興旺不是三兄四弟便是父子同居再沒有像小四家中的孤零零找

不。出。一。個。壯。丁。所。以。他。們。一。到。春。種。的。當。兒。母。女。三。人。靜。悄。悄。的。在。田。中。工。作。連。半。聲。兒。田。歌。都。沒。有。他。們。的。田。土。也。似。飽。蓄。着。寂。寞。在。裏。頭。和。他。主。人。的。家。庭。可。算。是。無。獨。有。偶。論。他。母。女。三。人。的。體。質。只。有。小。四。生。得。最。荏。弱。一。張。鵝。蛋。臉。兒。長。得。雪。白。一。些。癍。痣。都。沒。有。他。雖。然。隨。着。他。母。親。和。妹。妹。治。田。可。是。他。的。體。力。委。實。有。些。不。濟。他。做。了。一。天。工。作。從。田。裏。走。出。來。的。時。候。不。是。搥。着。腿。便。是。摩。着。腰。委。頓。

得。什。麼。似。的。所。以。他。母。親。常。常。說。道。我。家。的。小。四。委。實。不。配。生。在。鄉。下。人。家。照。他。這。種。模。樣。兒。應。該。坐。在。深。閨。繡。闥。中。做。小。姐。他。投。生。的。當。兒。一。定。認。差。了。地。方。呢。在。小。四。十。七。歲。的。那。一。年。他。覺。得。治。田。的。生。活。有。些。厭。倦。了。這。當。兒。恰。好。有。個。親。戚。要。介。紹。他。到。城。裏。一。家。姓。陳。的。去。做。幫。傭。他。便。取。得。他。母。親。的。同。意。應。允。了。臨。行。的。當。兒。他。母。親。鄭。鄭。重。重。的。叮。嚀。了。一。番。道。你。此。去。奉。侍。主。人。家。總。要。格。

外。的。小。心。切。不。可。當。作。在。自。己。家。裏。一。般。千。萬。不。要。任。性。田。家。的。生。活。原。是。極。苦。的。事。況。且。你。的。身。體。也。不。甚。相。宜。你。現。在。既。然。有。了。這。個。機。會。從。此。安。心。去。幫。人。家。也。許。可。以。永。遠。脫。離。這。種。苦。境。只。要。主。人。家。瞧。得。起。那。工。錢。也。會。逐。漸。加。增。起。來。的。你。須。要。把。我。的。話。一。一。牢。記。在。心。上。才。是。小。四。聽。了。他。母。親。的。叮。囑。自。然。諾。諾。應。着。他。妹。妹。見。他。要。到。城。中。去。謀。生。活。心。中。兀。自。羨。慕。以。爲。他。姊。姊。此。去。一。定。比。

在鄉下快樂些。深恨自己不能跟他前去同享那城市中的樂趣。大凡鄉村中的人看那城市中的生活。以為非常有味的。彷彿在地獄裏。望着天國裏一般。那小四的妹。也是這麼打量他。生長在鄉下。那裏會知道城市之中。隨處都設着人生不幸的陷阱呢。

少數自從入了民國。他老人家就退歸林下。不再出來做事。安享那家園的清福。所以論起他的資格。來。倒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遺老呢。小四進了陳家。就在他主母身邊伺候。他主母見他為人伶俐。便十分看重他。他自己也覺得這個新生活。委實不差。因此便格外的謹事主人家。希望永遠過下去。他起初離鄉的當兒。完全是一種村娃的打扮。後來在城中過得稍久了。耳濡目染。漸漸的不同起來。他的

衣飾也依樣葫蘆的。日趨於時新了。他的姿首本來是很不差的。現在配上些時新的衣飾。雖然都是布素。並沒什麼珍貴的。但他天生的一副好模樣。只經略略妝點。已覺得十分淡雅。比較那些濃妝豔抹的女子。却要勝過多咧。并且他的顏色。因為在城中長久了。並不像在鄉下時候。受那風日的侵及。所以格外出脫得嬌嫩。要是不知道他的人。見了。再也不會想得到。他生長在鄉下的。因此他運命上

的種種曲折從此就要啓幕了。彷彿舞臺上的角色。他的臉譜和服飾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開場的鑼鼓一響。就要走到幕外來表演他的劇情咧。

女子在性慾的社會上。他的容貌和妝飾。既然都完備了。又那裏能够安着沒事兒呢。小四在陳家幫傭。約摸有一年的光景。不但他的主母說他好。便是那位男主人也。十分厚待他。後來主母因爲懷了孕。身子委頓得很。天天在自己房

間裏坐臥着。不大走出來。所有家中的事情。不關大緊要的一概。囑付小四辦理。小四爲人能幹。居然行所無事。不負主母一番的知遇。在小四的運命上。似乎光明了許多。便是小四自度也竊竊私慶。前途的有望。不上幾時。他那男主人忽然和小四發生了戀愛了。這當兒。恰巧他主母不大管事。那男主人與小四鬧得像火一般的熱。他主母却絲毫也沒有知道。便是其餘的用人。因爲陳家的宅子過於

寬大。所以彼此來往。也不大覺察。他們的隱私。過了些時。小四便因主人的愛寵。宣布了收房了。從此一家的奴厮婢媼。見了小四。大家要尊他一聲姨奶奶。從前稱呼慣的小四姐。再也不敢叫出來了。小四到了這個境地。自然是喜出望外。回想從前。亂頭赤腳。在鄉下治田的情形。再也想不到有今朝。這一天。真可算得出於九淵之下。登於九天之上。了。小四收房滿了一月。總算度過了。

蜜月了他便向他主翁說明要回家一行他主翁自然允諾他回家這一天真是妝得珠圍翠繞與貴婦人沒有分別等到了家裏他的母親和妹妹幾乎認不出他來村中的人也紛紛的走來問訊自從他回到家裏忽然把他那個樸陋的村落添上了一團錦繡那村中得到他的點綴力量可也不小呢他母親見了他這等模樣自然是瞋着笑眼樂得不可開交禁不住對他說道小四你的福命真不

差我從前不是說的麼像你這種人生在鄉下是不配的現在到了城中居然就交上好運來了聽說你的主人家私很厚你將來的幸福正不小咧小四聽了他母親的話便微微的笑了一笑他母親又要想說下去忽然他的妹子走近身來問他道姊姊你這衣服是什麼做成的說時便伸出一張爬泥的手來執着小四的衣裾湊近眼睛細細的看了一看他正要回答他妹子他母親霍的搶過來將他

妹子推了開去嘴裏慌着道你這樣不要弄髒了你姊姊的衣服麼他的衣服價值何等貴重不是頑的呢他一頭說一頭早抓起自己的袖兒在小四的衣裾上拂了幾拂又瞋着眼端詳一下方才放心回轉頭來瞅着小四的妹妹道下次別這麼才是要是再犯了決不放過你呢他妹妹一言不發的側在一旁不住瞧着小四的身上心中默默自忖道我和我家姊姊的命運什麼懸殊到這樣啊他現在

真是個貴人了。像我呢。一天到晚。手脚沒有一刻兒安逸。不知要苦。到那一日才出頭。便不知不覺流出幾點眼淚來。隨即橫着兩條指頭。在眼皮上拭去了。

小四在家裏住了兩天。就要回去了。這也因為他新承恩寵。不能久嘗別離的滋味。臨去之際。除了他母親和妹妹相送之外。還有許多村中的鄰人們都來送別。沒一個不殷勤到十二分。像這樣的將迎。在這個小小村落中。委實是開以

前未有之風氣。可算得錦上添花的了。小四自從回到陳家以後。擁着姨奶奶的尊號。度那秋月春花。倒也逍遙自在。誰知一個人上起運來。真是接二連三的阻。也阻不住在小四收房的下一年。他的主母忽然犯了鬱症。不久就死了。因此小四就愈加受他主人的寵愛。等到他主母服闋之日。他主人就把小四扶正了。這一天賀客紛紛。萬分熱鬧。宛如他主人續娶一般。這也可算小四生平夢想不到的。

一劇從此一家上下。不是尊他一聲。太太便是稱他一聲夫人。只可憐他主母遺下的一個四歲孩子。一切也都要聽命於小四。并且還要不折不扣的稱他一聲母親。然而在小四一方面論起來。愈加見得他的尊貴咧。這當兒小四自己也生了一男一女了。大家說他主母和他主人結婚了。約摸有十七八年。只生得一個。不能親見他兒子的長大小。四收房到現在。不過三年多些。已

經生了一雙只此一端已可見得。他的福命比他主母大得多咧。他村中一聞到他扶正的消息，更是大家稱羨，他不置沒一個不說一聲。小四姐福命好，差不多都抱着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感念了。那知道男子的心是最容易變的。當初小四的主人將他收房，以至扶正，無非因他長得好看，一時按不下這個熱辣辣的心，來就此演上這幾齣喜劇。現在小四的年紀雖然還在青年的當兒，不過因為受了生育的摧伐，風貌已減去不少了。並且他主人和他厮混在一起，已經有這好幾年，因此漸漸的不把他放在心上。有一天他正在房中抱着孩子取頑笑，他的丫頭香芸忽然走進來，說道：「奶奶，今天我打聽到一件事，情來了。」小四連忙問道：「有什麼事？」快說。香芸笑着道：「人家又要給奶奶磕頭了。」小四聽到這裏，格外的不明白，起來便催促香芸道：「你快說罷，別這樣裝腔作勢了。」香芸聽了，方才湊近一步，說出來道：「奶奶，你還沒知道麼？聽說我們老爺現在在外面娶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姨太太。今天要進門了。」奶奶你當真沒有知道麼？難道老爺事前不和你商議過麼？小四一聽到這個消息，早相信了八九分。因為他主人近來不大在家，和他冷淡得非常，以此證明起來，便可知香芸所聞的決不會空中樓閣的。他這一付早氣得話多說不出來了。後來新姨太太果然進了陳家的門了。聽說這位新姨太

太。是。從。妓。院。裏。娶。來。的。風。貌。之。美。
委。實。花。朵。兒。都。及。不。上。他。當。他。進。
來。的。時。候。也。不。和。他。那。位。扶。正。的。
太。太。行。個。見。面。之。禮。那。小。四。從。此。
就。裝。着。有。病。整。天。的。深。居。房。中。不。
走。出。來。問。事。可。是。那。位。主。翁。和。他。
新。姨。太。太。正。離。綿。得。如。膠。漆。一。般。
再。也。沒。有。工。夫。來。一。盼。那。扶。正。的。
老。婆。了。

但。見。新。人。笑。不。開。舊。人。哭。一。個。女。
子。處。了。舊。人。的。地。位。委。實。比。死。都。
難。過。呢。小。四。自。從。新。姨。太。太。進。門。

之。後。他。主。翁。的。態。度。就。一。變。從。前。
的。樣。兒。了。起。先。他。主。翁。不。過。不。到。
他。那。裏。來。還。沒。有。什。麼。別。的。痛。苦。
後。來。便。漸。漸。的。添。上。些。虐。待。工。夫。
來。了。最。後。他。主。翁。便。假。借。了。一。件。
極。小。的。事。情。和。小。四。發。作。起。來。逼。
他。下。堂。小。四。到。了。這。個。當。兒。弄。得。
呼。籲。無。門。自。分。即。使。哀。求。下。來。也。
不。過。和。衆。着。的。貓。狗。一。般。決。無。人。
理。當。時。便。決。定。了。主。意。不。如。爭。口。
氣。讓。了。他。們。罷。他。便。將。數。年。來。私。
蓄。的。細。軟。和。其。餘。許。多。綢。緞。的。衣。

服。一。併。收。拾。好。了。預。備。回。到。鄉。下。
去。依。着。娘。家。過。日。子。
慘。紅。色。的。斜。陽。籠。照。着。平。野。和。世。
人。慰。勞。村。路。中。一。個。作。城。市。中。打。
扮。的。年。輕。女。子。提。攜。着。兩。個。小。孩。
子。慢。慢。地。走。後。面。跟。着。一。個。老。嫗。
臂。上。挽。着。個。大。包。裹。似。乎。從。遠。處。
下。鄉。的。模。樣。這。便。是。小。四。和。他。所。
生。的。兩。個。孩。子。離。了。陳。家。回。來。的。
情。形。後。面。跟。着。的。那。個。老。嫗。是。他。
暫。時。雇。來。提。取。行。李。的。小。四。一。路。
望。家。門。走。來。覺。得。這。幾。年。來。不。到。

家○中○一○切○景○物○有○些○不○同○了○又○想○
到○從○前○回○來○的○情○形○何○等○喜○氣○現○
在○弄○得○這○等○狼○狽○真○是○不○堪○回○首○
他○一○頭○走○一○頭○付○着○不○知○不○覺○落○
下○淚○來○這○時○節○他○那○豐○容○盛○鬚○的○
風○姿○已○大○不○如○前○夕○陽○映○在○他○的○
面○上○越○顯○得○憔○悴○可○憐○他○眼○前○的○
種○種○景○物○似○乎○都○給○他○設○着○背○景○
一○般○委○實○傷○心○極○了○他○一○到○家○門○
只○見○雙○扉○牢○鎖○默○揣○道○他○們○往○那○
裏○去○了○後○來○問○了○鄰○人○們○方○才○知○
道○他○妹○妹○已○經○嫁○與○北○村○蔣○氏○了○

這○幾○天○他○母○親○也○在○他○女○婿○的○家○
裏○那○些○村○人○們○知○道○小○四○又○歸○寧○
了○大○家○都○出○來○迎○接○他○因○爲○是○們○
心○目○中○以○爲○小○四○是○個○有○錢○的○主○
婦○那○一○個○不○是○爭○先○恐○後○的○承○迎○
他○呢○所○以○他○此○次○下○鄉○村○人○的○表○
示○和○從○前○相○較○倒○也○沒○有○減○色○只○
是○有○幾○個○有○眼○力○的○人○都○竊○竊○私○
議○道○小○四○姐○此○次○回○來○臉○上○消○瘦○
得○利○害○心○裏○一○定○有○些○不○如○意○的○
事○有○的○人○便○解○釋○道○他○既○然○做○了○
主○婦○一○切○家○政○少○不○得○都○要○仗○他○

主○持○那○有○錢○的○人○家○自○然○不○像○我○
們○窮○人○家○裏○的○簡○單○不○免○操○心○過○
度○倒○也○虧○他○趕○得○下○去○呢○小○四○問○
明○了○往○蔣○家○去○的○路○徑○就○一○路○走○
去○夕○陽○快○要○沒○有○了○
他○在○妹○子○家○裏○住○了○幾○天○見○他○們○
款○待○得○殷○勤○并○且○還○你○一○言○我○一○
語○的○稱○美○他○因○此○他○反○把○過○去○的○
變○端○忍○着○不○說○出○來○連○他○母○親○的○
面○前○也○一○言○不○露○所○以○他○們○還○當○
他○是○個○得○意○的○人○那○知○他○心○坎○裏○
比○剜○着○刀○還○難○過○些○他○有○時○冷○眼○

觀察他妹子和他的丈夫的愛情。覺得彼此推誠十分和睦。他見此情形。不由的暗暗羨慕他妹子的境遇。不像自己虛受了幾年的浮華。到後來一場沒有結果。他想後思前。把他這條性命都看作贅疣了。

後來便悄悄的向他母親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他母親還勸他回去。過了一天。村中的港水裏忽然發現了一個女屍體。大家都認得是小四。他兩個孩子還跳着尋他的母親。

村中的人們又大家紛紛議論道。小四姐什麼失足下來。一個人都沒有看見他到了現在。便是仙人也難救的了。咳。他今番死在村中。他的主翁知道了。不知要痛哭到怎樣地步咧。

某方

聞寧有方某者。年老而無子女。有一婢。美甚。愛之。遂認爲女。既而納爲妾。又三年。改爲正室。伉儷甚篤。婢而納爲妾。常事也。妾改爲妻。常事也。方乃以女爲妾。則亙古所未聞。滋堪溫矇。（無爭）



有幸 有幸 不幸

范烟橋

▼(上) 有幸

我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小同學很是和氣對着人總是微笑所以沒有一個不和他相好的他的家裏只有五十多歲一位祖母他的父親母親一概都等不及他成立老早離開世界了所以他非常得祖母的寵愛另外買了兩個婢女監護他那兩個婢女都是從硤石買來的那位小同學很能說出這一頁歷史來他說「那年我的祖母從杭州天竺進香還來路過嘉興住了五六天却在街上遇見了

有幸 有幸 有幸

一個貧苦的婦人爲了新喪良人沒得衣衾棺槨之費所以把兩個女兒賣掉了換些錢去料理喪葬索價也並不大每個只要二十塊錢那西洋貨的洋囡囡也有要四五十塊錢一個的呢我的祖母便出三十五塊錢買了還來那時節大的十歲因爲他是九月裏養的便替伊取名叫小菊小的只有八歲因爲他在三月裏出世的便叫伊小桃我和小桃同年的所以小桃和我時常齋泥模玩着小菊年紀大一點略爲懂一些並且身體長大很能幫助我保護我：

有幸有不幸

二

：『在中飯的時候便時常見一個婢女送飯給他吃。晚上又來候他放學同他還去瞧瞧。年紀比他大。想來就是小菊了。我也曾經到過他的家裏。小菊倒茶給我。小桃和他一起拍皮球。我有時也加入這個遊戲。所以我很知道他們的性情。行爲我覺得小桃和我的同學一般。和藹。小菊似乎有一些脾氣。伊很不喜歡嘻嘻哈哈的鬧。只愛靜靜的玩着。我有一回見伊獨自一人在天井裏蹬着一壁。嘴裏唱着山歌。一壁在那裏拔石隙的細草。這功課並不是主人的命令。是伊自己尋出來的消遣。那麼也可以分別伊們姊妹倆的個性了。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記出來覺得太沒意思了。

不知道我因了新近聽見了兩件事情便聯想到以前的情況。所以要回溯從前做個引子。以下我要述所聽見的兩件事情了。小菊既然有一種孤僻的脾氣。長大了自然不能得人家的好感了。但是老太太却非常鍾愛並不嫌伊冷悄悄的沒有興致。只稱讚伊有精細的心思。靜穆的態度。一切細工作都要命伊幹。小桃雖是很高興的替伊的力。老太太總以爲不及小菊做得好。所以小菊到二十歲還沒有出嫁。那小桃却在十八歲上嫁給一家富翁做姨太太了。在老太太的意思以爲心愛的捨不得放伊去。多留一年便覺得多熱鬧。一年小桃雖是十八歲了。和八歲時候竟是差不多老。

太太問伊嫁給那一等人好。小桃畢竟天真爛漫，說：『我上半世苦夠了，下半世須得讓我享一點福。』老太太便留心揀了一個有福氣的富翁。那富翁年紀並不老，這個翁字也是從富字上來的。現在還沒到五十歲，娶小桃的時候不過四十七歲，因為沒有兒子，便想納妾。四十歲上，他的幾家店鋪裏的經理先生合資買了一個幺妓，算是一注公賀的禮。本來是不能這樣冒昧的事，前也曾經得了富翁的暗示，所以有這樣官場式的禮物呢。不料不上一年，逃之杳杳。因此他改變宗旨，要討人家的婢女了。因為婢女受慣主人的管束，操作勞動也是成了習慣。若是做了人家姨太太，一定心滿意足，安居不變了，這也

是許多有經歷的對他說的秘訣。經着媒人的說合，便把小桃取了過來。果然那小桃非常肯做，不等富翁分付什麼，伊早預先幹了。從前伊服侍老太太和小主人十多年，自然無論什麼事情，伊都能體會得到。只要把從前每天所做的功課，做了十分之二三，已經覺得十分勤謹，很得家人的稱譽了。伊又是喜歡說笑話，尋開心，只是做了姨太太，少不得隨處留心，矜持一點，不過天性生成了，是不易變動的。伊逢到有鬆散的時候，還是要拿出做婢女時和小主人齋泥模的態度來。那富翁見了伊活潑潑地，像畫裏一般的神氣，自然愛伊。所以伊在應酬的時候，也是花團錦簇，裝得很美麗。那位大夫人雖有些天賦的

有幸有不幸

四

妬○意○只○是○還○能○忍○耐○着○並○且○小○桃○很○會○做○人○情○對○着○
夫○人○總○是○串○珠○似○的○寒○暄○甜○蜜○蜜○地○把○夫○人○的○醋○心○
沒○在○糖○裏○使○伊○說○不○出○什○麼○壞○話○來○有○時○節○見○夫○人○
在○那○裏○做○什○麼○事○情○伊○便○過○去○幫○着○因○此○格○外○見○好○
真○是○時○運○來○時○推○不○開○呢○伊○到○了○第○二○年○便○呱○呱○地○
生○下○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兒○子○來○了○這○一○個○兒○子○直○
把○小○桃○擡○高○到○三○十○三○天○以○上○可○是○母○以○子○貴○了○富○
翁○每○逢○走○進○伊○的○房○裏○來○便○嘻○開○了○嘴○合○不○攏○來○以○
前○一○個○月○裏○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夫○人○那○邊○三○分○之○
二○的○時○間○在○小○桃○那○邊○從○今○以○後○夫○人○那○邊○只○有○五○
分○之○一○時○間○的○勾○留○其○餘○的○光○陰○都○消○磨○在○小○桃○母○
子○身○上○指○上○添○了○閃○閃○爍○爍○的○戒○兒○項○頸○上○加○了○雪○

白○渾○圓○的○串○兒○衣○裳○差○不○多○天○天○在○那○裏○做○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伊○可○以○每○天○換○這○麼○兩○套○出○門○的○時○候○
路○遠○的○坐○着○汽○車○路○近○的○坐○着○包○車○風○大○些○便○坐○了○
藤○轎○人○家○都○睜○大○了○眼○孔○羨○慕○得○說○不○出○話○來○那○夫○
人○也○是○氣○悶○不○過○又○知○道○伊○有○了○天○上○安○琪○兒○的○護○
符○量○來○也○鬥○不○過○索○性○讓○了○伊○罷○夫○人○死○了○小○桃○的○
幸○運○又○是○加○上○一○層○那○富○翁○雖○是○續○娶○再○也○不○能○後○
來○居○上○那○繼○配○夫○人○也○是○度○量○大○降○格○俯○就○所○以○很○
能○够○相○安○無○事○小○桃○自○從○出○嫁○了○不○時○到○舊○主○人○那○
裏○來○歡○歡○喜○喜○好○像○天○使○來○了○伊○滿○臉○春○風○把○一○家○
子○的○臉○都○熨○拂○到○了○

小菊的運命。那裏及得小桃的歲歲高呢。伊到了二十四歲上。老太太覺得常留在身邊。也不是個了局。便留心替伊擇個好丈夫。小桃雖是很舒服。究竟丈夫年紀已大。沒有少年夫婦的樂趣。而且是偏房俗語說。寧可天上做隻鳥。不要人家做個小。因此依老太太的心。須得明媒正娶。嫁給一個如意郎君。做他的正式夫人。但是小菊並不是老太太的女兒。或是孫女兒。大家雖知道是老太太十分寵愛。妝奩一定不薄。不過名義上總是一個婢女。這婢女兩個字。似乎和姬妾兩個字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除掉無產階級的人。誰也不願婢作夫人呢。因此老太太也把原意讓下一步。後來仍舊嫁給人家做姨太太。不過比

有幸有不幸

較小桃似乎好一點。那丈夫是個少年。論起門第來。也是個官宦子弟。丰度翩翩。四十多歲的富翁。那裏比得上。所以小菊也是十二分滿意。娶過去那天。賓客滿堂。鼓樂喧天。簡直和元配也不相上下。那元配夫人也是花枝招展。般般相見。很是客氣。並不拿出大婦的架子來。只是過了幾個月。公子漸漸兒有些冷淡了。小菊也有些莫明其妙。伊在起初的幾個月裏。時常和公子一起遊玩。一起飲食。身邊也用了兩個婢女。自己竟不須動手。夫人也是姊妹般相待。真是有吃有穿有玩。再也沒有什麼不如意了。不過公子有一種公子的性情。今天很高興的買了這樣。還來便是成日成夜忘飢忘倦的玩着。不到幾天便生厭。

五

了。拋在一邊。再也不去顧問了。誰知他對於夫婦之道。也是這樣的棄舊喜新。他娶小菊的時候。也是耳邊聽熟伊幽嫻貞靜的好處。目底看熟伊斌媚窈窕的美態。便一刻不肯遲緩的要娶伊了。相處日久。覺得伊有種種的不好。從前說伊是很精細很靜穆。如今却變了冷冰冰的態度。懶洋洋的神氣。簡直成了個泥塑的美人。過了幾時。連美也不能說了。處處看出破綻來。別人家姨太太活潑流利。還是很大方的。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步一趨。完全脫不掉婢女的姿勢。所以他覺得不如到歌樓舞館裏可以消愁。可以忘憂。娶在家裏的姨太太。遠不如寄在人家的。來得自由。沒有拘束。高興時到那邊坐坐。不高興時

便換了這邊。不至像家裏的姨太太。越是在生厭的時候。越是呆板板的。走到面前來。那些下人們最會看風轉篷。見主人對伊感情淡薄。便也不肯十分順從。平日閒着。本來喜歡搬弄是非。討主人的好。如今見有隙可乘。便兩下施行。那唇槍舌劍的手段。因為伊是婢女出身。就把這個問題做了資料。起初大小之間。總算面和心不和。後來便三言兩語兩下有些。不洽。日積月累。格外生了氣。分兩下竟時常衝突起來了。到了衝突的時候。夫人便拿出大婦的勢派來。公子先前還兩下安慰。後來竟故意避開。像宣告中立的樣子。那時節小菊成了孤立之勢。只是嗚嗚咽咽的哭泣。幸虧公子還沒有當伊一件物品看待。所

以。並。不。和。伊。離。異。不。過。貶。謫。在。冷。宮。裏。罷。了。這。樣。的。
 生。活。那。裏。能。够。持。久。因。此。減。茶。減。飯。終。究。成。了。癆。瘵。
 之。症。一。病。奄。奄。不。到。三。十。歲。早。已。魂。歸。切。利。天。了。最。
 可。憐。的。伊。並。未。生。育。過。一。男。半。女。最。後。的。哀。榮。都。沒。
 有。我。的。同。學。說。小。菊。也。時。常。到。他。家。裏。來。只。是。對。着。
 他。祖。母。哭。祖。母。也。沒。有。什。麼。說。話。可。以。慰。藉。伊。惟。有。
 說。這。是。運。命。的。關。係。罷。我。的。同。學。也。說。真。是。有。幸。有。
 不。幸。呢。我。笑。着。說。太。伯。母。對。於。小。桃。小。菊。一。功。一。罪。
 可。是。相。抵。了。



有幸有不幸

星鬟集

（楊寒梅）

麗情集宋沈慶之。每夜馬脫輒驚。
 見一白駒以紺縛腹超軼如飛掩。
 之不及入閣內問內人惟愛妾陰。
 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
 置枕下夜每失所在旦則如故。

星 鬟 集

楊 寒 梅

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庚之女奴名卻要。美容止善辭令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狂俠。欲悉卻要而不得。嘗遇清明節夜。纖月娟娟。庭花爛發。卻要遇長子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候堂前眠熟。當至。又於廊下逢二郎。調之。給令於東北隅相待。遇三郎。給令於西南隅相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卻要亦給令於西北隅相待。長子於廳角中屏息以待。見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卻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照之。謂四子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

相之男宜

孫美嚴

宜男之相

那花白的鬚鬚蓄在薛夢魚的額下。他攬鏡自照。想着伯道無兒。不免傷感起來。他今年已是五十九歲的人了。少年時經商得意。中年時官運亨通。如今面團團的。坐擁厚資。只要仗着錢神的驅遣。不費吹灰之力。要什麼就有什麼。只是他要兒子。那怕化千萬資財。再也要不到。再也買不到。

他十八歲結婚。直到二十五歲。他夫人沒有一個出產品。他就蓄了納妾的一條心。不知怎樣屢想開口。話到唇邊。只索咽住。這幾句話悶在他的肚子裏。直到如今。已有三十四年。

薛夫人何等聰明。嫁過來七年。沒有生育。就先發制人。和夢魚道。我身體也沒有什麼病。你就斷定我日後不會生育麼。這幾句話扼住了夢魚的咽喉。要說的話越發不敢說了。

如今薛夫人已變做一個雞皮鶴髮的老太婆。在生育這層上是無望的了。夢魚記着他早年所說的話。戲問他道。你還想老蚌生珠麼。

宜男之相

二

說也奇怪。倒底薛夫人如今上了年紀。醋勁減了不少。他早年非常客。商不肯人家分享他丈夫一些愛情的。如今却慷慨起來了。不等他丈夫開口。情願先把他姨甥女兒面前的一個名叫芸香的婢女給他丈夫納做小星。據他說決不能因為我個人不能生育便斷絕了薛氏門中的香烟。將來芸香能够生出一男半女。總是我丈夫的親骨肉。那末也有人叫我一聲母親。咧而且我近來常發肝氣。渾身

酸痛。芸香過來可以捶捶腿。抹抹胸。他做了姓薛的人。隨身服侍我也許比別的婢女格外小心周到些。這幾句話灌進夢魚的耳朵。口口聲聲說他夫人真賢慧。薛夫人的兄弟大家都稱他舅老爺。舅老爺素精相術。這天在夢魚面前說起芸香的相貌。舅老爺不絕口的稱讚他生得眉清目秀。耳大身胖。非但是福澤之相。而且還是宜男之相。夢魚聽到煞尾的一

句心旌有些搖動了。夢魚是個齒搖髮落五十九歲的老頭兒。芸香是個髮才覆額十六歲的好女子。兩口兒恰是白髮紅顏。真覺相映成趣。咧不到三個月。幸喜舅老爺談言微中。芸香的腹部微微有些凸起來了。芸香的腹部一天凸出來一天。分婉則近他自己。一天害怕一天。夢魚却一天歡喜一天。他夫人的肝氣發作。却一天厲害一天。說也奇怪。薛夫人這大的年紀忽

又。潑。翻。了。當。年。那。個。酸。溜。溜。的。醋。罐。盪。氣。廻。腸。越。想。越。氣。幾。乎。在。頭。頂。心。上。冒。出。火。來。只。是。這。一。回。事。是。薛。夫。人。自。己。的。主。動。一。念。之。差。鑄。成。大。錯。要。想。發。作。怎。樣。發。作。呢。唉！薛。夫。人。算。不。得。是。一。個。慷。慨。人。還。是。一。個。吝。嗇。鬼。

有。一。天。夢。魚。想。到。城。隍。廟。買。一。幅。張。仙。送。子。的。畫。像。高。高。興。興。的。出。門。不。一。會。忽。有。一。個。姓。王。的。車。夫。到。薛。家。來。問。芸。香。要。債。原。來。芸。香。當。初。在。舊。東。家。的。時。候。因。爲。母。病。

求。醫。曾。向。車。夫。借。了。幾。塊。錢。今。天。才。來。討。的。芸。香。當。下。和。車。夫。在。竈。下。說。了。幾。句。話。給。一。個。懷。着。妬。慕。的。醜。丫。頭。瞧。見。了。連。忙。到。薛。夫。人。面。前。放。了。一。派。謠。言。薛。夫。人。正。苦。抓。不。到。題。目。不。能。下。筆。如。今。抓。到。了。這。樣。的。一。個。好。題。目。就。可。發。揮。他。一。篇。絕。好。的。文。章。了。

夢。魚。高。高。興。興。的。進。門。却。不。見。了。芸。香。的。蹤。影。後。來。在。柴。房。中。發。現。了。他。頭。頸。套。在。粗。麻。繩。的。圈。套。裏。舌。頭。伸。出。來。一。寸。多。長。吊。在。一。根。

屋。梁。上。像。盪。鞦。鞑。一。般。的。盪。着。夢。魚。見。了。幾。乎。跌。倒。

薛。夫。人。罵。道。賤。丫。頭。和。王。家。的。車。夫。隨。便。的。自。由。戀。愛。其。實。早。被。我。們。看。穿。了。今。天。王。家。的。車。夫。又。來。鬼。混。不。料。事。機。不。密。賤。丫。頭。無。可。遮。飾。就。以。一。死。自。掩。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夢。魚。後。來。瞧。到。芸。香。渾。身。用。火。鐵。烙。着。的。慘。痕。才。明。白。了。一。半。對。着。芸。香。隆。然。的。腹。部。不。覺。淒。然。下。淚。他。夫。人。又。像。獅。吼。般。的。罵。道。這。一。塊。肉。多。分。是。車。夫。阿。二。

宜男之相

四

的孽種便宜他早死早超生何必要你傷心呢

夢魚把那一幅張仙送子圖撕得粉碎對着那張慘白的遺容兀自流淚有一天正捧着這張照片涉了許多玄想不防會相面的舅老爺踏進房來夢魚收藏不及舅老爺順手奪了那張照片仔細的一看還是不絕口的稱讚道他生得眉清目秀耳大身胖非但是福澤之相而且還是宜男之相

夢魚像觸電似的兩隻眼睛儘望

着壁角那堆張仙送子圖撕成的慢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咀嚼道宜碎紙順着舅老爺末一句的話慢……男……之……相……

▼星鬟集

(楊寒梅)

拾遺記石崇使愛姬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飾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姬踐之無迹者則賜珍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一隻被逐的狗

馬二先生

「我難道不知道他上學是一件要緊的事嗎？但是你須知道家中現在的景況，從前欠人家的債都沒有還清，雖然也有我欠下的債，不少，但是其中許多債都是前代欠的，與我不相干。這事老史你是很清楚的。我現在的應酬又無法減少家中的開銷，漸漸的都不够。」

「了，不要說別的，連你們的工錢都發不出，不得已纔拖欠下來。那一次過年過節，我不是沒法拉新債來填舊窟窿啊？不過祇欠不還，如今人家都不相信我了。再拉也拉不動了。這是沒法子的事，你却叫我給他出學費，那裏有啊？這不是我不管，實在是沒有法子啊！」

個年紀三十多歲的人，躺在吸鴉片煙的榻上。這時候他是剛起來，祇穿着一身玄色綢的小夾襖，和袴子。頭上亂蓬蓬的短髮，臉色雪白，透着青色。左手托着一支虬角鑲金的老煙槍，紫沙煙斗。右手食指、大指中間夾着一根煙籤，却用大指和餘四指的上節，將榻上的一張白色金山毛毯扯了蓋在胸口。以下和腿上說話時，他臉上現出很愁苦的樣子，但時時注意煙籤上的煙泡，及至說完了，方注目

一隻被逐的狗

二

射○檮○前○站○的○老○史○是○他○家○的○一○個○老○僕○人○「○少○爺○的○話○是○不○錯○但○是○小○少○爺○上○學○確○也○是○一○件○正○經○事○方○纔○莊○上○送○來……」○老○史○話○尙○未○完○

「○你○不○要○以○爲○這○筆○款……」○說○着○那○煙○榻○上○的○少○爺○用○煙○籤○向○煙○盤○中○的○一○個○摺○子○和○一○疊○鈔○票○一○指○續○說○「○是○我○又○亂○用○的○這○是○預○備○今○晚○或○明○天○打○牌○用○的○這○裏○攏○總○不○過○這○幾○千○塊○錢○還○怕○不○夠○呢○你○須○知○打○牌○最○怕○本○錢○不○夠○本○錢○

缺○了○膽○子○也○怯○了○必○然○輸○的○這○是○何○等○緊○要○的○事○如○何○能○亂○動○呢○至○於○他○的○學○費○我○總○可○以○慢○慢○的○想○法○子○」○老○史○聽○了○不○敢○作○聲○默○默○地○退○了○出○去○心○中○却○是○非○常○的○憤○慨○剛○走○過○院○子○一○脚○跨○出○二○門○忽○地○哧○的○一○條○狗○竄○進○院○來○把○他○嚇○了○一○跳○接○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追○着○到○了○和○他○一○碰○幾○乎○跌○倒○却○是○雙○手○抱○住○了○老○史○的○腿○纔○不○曾○跌○祇○跪○下○了○一○隻○腿○老○史○慌○忙○把○那○孩○子○扶○起○說○「○啊○呀○珍○哥○兒○

你○真○會○嚇○人○仔○細○跌○着○啊○」○珍○哥○兒○嘻○嘻○的○笑○說○「○老○史○你○別○擋○着○我○我○和○青○兒○（○狗○名○）○賽○跑○呢○」○老○史○放○了○手○說○「○那○狗○是○四○條○腿○的○你○追○不○上○仔○細○絆○着○跌○一○交○啊○」○那○孩○子○已○是○跳○進○着○去○了○上○房○院○裏○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端○了○一○個○紅○漆○托○盤○盤○裏○盛○着○一○個○白○瓷○甌○甌○裏○盛○着○冰○糖○炖○的○毛○燕○恰○巧○將○進○上○房○門○冷○不○防○從○外○面○箭○也○似○的○竄○進○一○隻○狗○來○從○那○丫○頭○身○傍○擦○過○那○丫○頭○一○嚇○將○身○

子一側手中端的紅漆盤不覺歪了。那瓷甌豁啣的一聲便滑下來，掉在石地上打碎了，灑了一地的冰糖毛燕湯。那丫頭一急便哭了，却又不敢出聲。

屋裏的少奶奶聽見響聲忙從梳頭桌上問：「是什麼東西打了？」那梳頭的娘姨便出來看時，只見丫頭春喜正守着碎瓷甌抽搭着哭呢。娘姨不覺失聲喊道：「啊呀，春喜你要作死怎的把瓷甌子都打碎了？少奶奶却吃什麼呢？」春

喜未及回言，屋中的少奶奶已是

站在一傍聽。

高聲問道：「王媽怎麼把我的炖毛燕的瓷甌子打了嗎？他又是要作死了，叫他進來。」那梳頭娘姨——王媽得了命令，拉了春喜向屋裏便走。春喜知道又要挨苦刑了，那裏肯走？祇是哭。此時却已哭出聲了。王媽一邊拉他一邊說：「你還敢哭，還不叫少奶奶打你幾下，出出氣。」這當兒那追狗的小孩子珍哥已是早跑進來了，瞧見春喜闖了這般大禍，祇管怔怔的

王媽將春喜拖進屋裏，春喜祇是遠遠的立着哭。少奶奶一眼瞧見，罵道：「死丫頭，你爪子留着做什麼呢？你過來。」春喜只得向前蹭了兩蹭。少奶奶一邊說着，順手拿着一根挑髮的骨簪，一隻手扯住春喜，便向他的手臂上用骨簪亂戳亂刺。登時皮破血流，春喜痛得似殺豬一般的號叫。方哭着分辨說：「不是我，有意是青兒……」少奶奶更氣說：「青兒怎樣？他難道

一隻被逐的狗

會咬掉了你的魂——說着又戳了幾下春喜哭着說道「青兒從外邊躡了進來冷不防裏我一嚇那甌子便掉了」少奶奶又冷笑道「你倒真嬌怎的好端端青兒會躡了進來呢」春喜說「是珍哥兒趕他進來的」少奶奶便問王媽道「是的嗎」王媽小聲說「可不是珍少爺現在還在門外呢」少奶奶聽了又氣道「珍哥兒這孩子也這麼大了還是成日裏這樣淘氣倒底是一個丫頭養的

」這話却被門外的珍哥聽見他雖然是一個小孩子却也知道他的嫂子所罵的不是好話便哭喪着臉回到自己母親的房裏來他的母親——老姨太太是一個丫頭收房的——看見珍哥兒很像受了什麼委屈的樣子連忙問「怎麼了誰又惹了你了」珍哥兒便說「嫂子罵我是丫頭養的」老姨太太聽了立時變色半晌不語祇是抽抽咽咽的自己哭泣珍哥兒看見母親哭了便又嚇楞

了。站在傍邊不敢作聲停了一停。從一張椅子上檢了一個小皮球。悄悄的溜出房外奔到外院玩耍去了。他的母親哭泣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便打發一個娘姨到外邊門房裏叫老史進來不多時老史來了垂手站着請問老姨太太「有什麼事」却見老姨太太兩眼紅紅的早猜料到又是和少奶奶少爺起了什麼衝突了老姨太太說「叫你來去給我向大少爺問一

句。話。他。如。果。多。嫌。我。和。小。少。爺。娘。
兒。兩。個。呢。儘。管。說。話。叫。我。們。走。我。
們。就。走。不。必。成。日。裏。給。我。罪。受。無。
論。怎。樣。小。少。爺。也。是。他。老。子。的。兒。
子。他。總。不。能。不。認。啊。』老。史。聽。了。
摸。不。着。頭。腦。祇。是。站。着。不。語。老。姨。
太。太。又。催。他。說。『就。是。這。句。話。你。
去。給。我。說。去。啊。』老。史。說。『老。姨。
太。太。您。這。話。裏。又。爲。的。什。麼。事。啊。
』老。姨。太。太。說。『什。麼。事。你。也。不。
必。問。祇。問。問。他。們。便。明。白。了。』

老。子。不。曾。因。爲。我。是。丫。頭。便。不。收。
我。既。然。他。那。個。時。候。不。曾。攔。阻。他。
老。子。不。許。收。我。到。現。在。我。的。兒。子。
也。有。這。麼。大。了。須。也。是。他。老。子。的。
骨。肉。照。名。分。說。他。得。叫。我。一。聲。好。
聽。的。怎。麼。背。地。裏。還。是。三。天。兩。頭。
丫。頭。長。丫。頭。短。方。纔。對。着。小。少。爺。
又。說。什。麼。丫。頭。養。的。難。道。丫。頭。養。
的。就。不。算。是。他。的。兄。弟。了。嗎。他。老。
子。在。日。他。不。曾。分。別。明。白。現。在。要。
想。不。承。認。可。是。來。不。及。了。我。從。今。

另。爨。但。是。他。老。子。的。產。業。家。私。他。
兄。弟。應。當。有。一。份。兒。便。是。我。不。管。
是。丫。頭。也。罷。既。然。當。初。他。老。子。收。
了。我。這。一。個。人。也。應。該。有。我。的。一。
份。兒。假。使。他。不。肯。時。我。須。有。地。方。
和。他。講。講。理。看。』老。史。說。『您。請。
別。生。氣。這。些。不。相。干。的。話。都。是。背。
後。傳。說。其。實。少。爺。少。奶。奶。決。不。能。
說。那。些。話。您。切。不。必。爲。這。些。事。
生。氣。』老。姨。太。太。說。『這。是。少。奶。
奶。向。小。少。爺。當。面。說。的。又。不。是。誰。
告。訴。我。的。你。還。遮。蓋。什。麼。當。初。老。

爺在日你須看見的他們待我可。不是這個樣兒如今是向他們手中討生活了便改了樣子了是不。是你是老爺手中用的陳人也得替我說一兩句公道話。『老史沉吟着祇是咨嗟說『好端端的這是從那裏說起呢』』老姨太太說『這也不是一次得前一月他們爲春喜的事把那丫頭打得皮破血流還罵說丫頭胚子沒有一個好貨這不是明明指桑罵槐罵給我聽嗎還有老爺開弔那次爲

了珍兒去撒尿少磕了一個頭他們便擺起哥哥的架子出來教訓了一頓其實珍兒是個小孩子他懂得什麼教導他也應該祇不該說什麼下流種啦丫頭養的啊那些不三不四的話我一次兩次忍無可忍實在忍不下去了且不必說別的現在每月我房中祇給四塊錢房用珍哥兒兩塊當初呢你須看見的現在雖然是老爺死了不比從前但是每月祇幾處房租收收也還有一千多塊錢呢存款

還不算』老史又嘆了一口氣說『論理也難怪您生氣但是您請消消氣小的總得請少爺給您想想法子您自己身子也要緊』老姨太太說『法子想不想由他們的便我的話你得給我說去』老史答應了幾個『是』又停了一停見沒有話了方纔退了出去

.....

一個禮拜之後經過幾次親友的調停老姨太太分得幾千元存款一所房子便實行分居了這宅內

祇有少爺少奶奶每夜少爺在外。春喜來供消遣打得那小丫頭怪。個不休彷彿是一天功課的臨了。面賭錢少奶奶在家裏吸鴉片煙。叫大哭那少奶奶打完了之後還的餘興一般。吸到夜靜更深的時候便把丫頭。是「賤丫頭」「臭丫頭」的罵。

星 鬟 集

楊 寒 梅

列女傳周大夫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爲毒藥使腰婢進之。婢私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偃覆酒。主父怒而笞之。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星 鬟 集

楊 寒 梅

「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於撫琴字琴客

南史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之作杜秋娘詩

世說王丞相導幸妾雷氏頗預政事納賄賂蔡公謂之雷尙書



萬劫不復

張碧梧

萬劫不復

大凡做父母的不論貧富愛惜兒女的心都是同在一根水平線上無有一些上落的祇是富人有的是錢祇知借錢的勢力養育兒女愛惜兒女的真心反而不能充分的表現出來至於貧人愛惜兒女的心這纔顯得非常懇切有衣先給兒女穿有飯先給兒女吃寧可自家受些凍餓決不忍使兒子飢寒這是關乎天性上自然的現象人力所不能左右的所以做父母的賣兒鬻女實是人生最悲慘的一回事了阿貞真是個不幸的女子當伊六歲時伊父母實在無有力量將伊養大成人眼看着一家要凍餓死了這時來了一個老虔婆說當地的富戶王大發家曾經託伊買一個伶俐的丫鬟伊揀選到如今還未曾選中阿貞面貌生得好人也很活潑王家見了定然歡喜你們何不就將伊賣給王家呢一來伊也有了着落免得跟隨你們受罪一世也無有出頭的日子二來你們得着些身價也可做個小本生意免得天天挨凍受餓豈不是兩全其美麼他們聽了這番話也覺有理祇是將親生的女兒賣給人家從此伊就是別人家的人和我們斷絕關係伊生死存亡一概都不能過

問心中着實不忍。但是仔細一想。若不賣伊一家。束手待斃。將伊賣了。目前伊既可飽食煖衣。將來或者也能有個好結果。那麼怎能祇因我們的不忍。便阻斷伊的出頭之路呢。他們商量了好幾回。這纔咬緊牙關。答應將伊出賣。老虔婆就拿出幾十塊錢的身價。交給他們。立刻就帶阿貞走路。走的時候。他們心痛得有如刀割。萬不忍擡頭看伊走出去。祇管瞪着淚眼。呆望着這幾十塊錢。哭個不止。心裏不知是愛他。還是恨他。但阿貞畢竟年歲小。不能領略到這當中的苦味。更不能曉得前途的黑暗。却很相信老虔婆的話。說是引伊出去。頑耍一會。仍送伊回來。伊就高高興興的跟隨老虔婆去了。

阿貞已由窮人家的女兒。變做富人家的丫鬘了。從矮小傾斜的草屋裏。來到這高房大屋。脫去陳舊破爛的衣服。換上了紅紅綠綠的新衣。伊不知利害。心裏到很快活。祇是睜眼看出。去都是陌生人。無有一個相識的。又不免有些害怕。方纔引伊來的那個老虔婆。也不知去向。面前却換了一個老婆婆。聽別人喊伊叫做張婆婆。伊也就稱呼伊做張婆婆。了。伊就向這張婆婆道。你快些送我回去罷。張婆婆祇是笑。並不回答。伊又說了兩遍。張婆婆纔道。你在這裏多頑幾天罷。你在這裏有穿有吃。何必回家去挨凍受餓呢。伊道。我不願意在這裏。我要我的媽媽呀。說着。放開小喉嚨。哇的一聲哭了。張婆婆連忙喝止。伊却

不聽哭聲越發高了不住的喊着我媽這哭聲驚動了大發的妻子當即分付張婆婆將伊重打一頓拿個下馬威並向伊說下次如再喊要我媽就照樣再打從此以後伊果然不敢再喊也不敢說要回家去了有時心裏動了這個念頭牙癢癢的要喊出來但想到那一頓打痛楚難忍就連忙頓住嘴不敢喊出聲了

伊因爲年紀小名義上雖是丫鬟却還未執行丫鬟的職務伊派定的職務是陪伴小少爺頑耍這小少爺的年歲和伊相同也剛正六歲頑皮得甚麼似的高興的時候和伊很要好母親給他吃的東西他總得分一些給伊吃有了好頑的玩具也都和伊一同

頑耍但是氣惱起來就伸出小手照着伊沒頭沒臉亂打一回伊的臉上常常被他打腫或是抓碎祇因有大人旁替他助威伊就不敢回手獨自兒哭一回罷了有一次這小少爺和伊拍皮球不知怎樣又動了氣了就把揪住伊的小髮辮握緊拳頭打個不歇這時恰巧祇有他們二人沒有人來威壓伊伊被打得痛極了就用力想將他推開這小少爺不提防這一推就被伊推倒在地當即殺豬般哭喊起來又跑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聽了大罵這還了得就將伊拖到面前按倒在榻上足足打了好幾十下伊被打昏了忘却了上一次的事故就連哭帶說道你會告訴你媽我也會去告訴我媽呀待我媽趕來打你

時你莫逃走。是了。太太聽伊說出這一番話。更是怒。不可遏。恨不得將伊活活打死。纔能出氣。幸虧張婆婆前來解勸。纔將太太勸住了。手將伊救出重圍。埋怨伊道。我天天向你說。怎麼你一些也不明白。你怎能得罪小少爺呢。伊道。這事怎能怪我。他將我打急了。我纔推了他一下。難道他雖將我打死。我也不能動一動麼。張婆婆道。你能這樣。包管你縱吃些小苦。却受不了大虧了。伊道。我爲甚麼要這樣。讓他我在。家裏時。弟弟妹妹都還讓着我呢。張婆婆道。但是你已賣給他家。你這條小命。還在他們手裏。慢說打你一頓。算得甚麼呢。伊道。這樣讓我回家去罷。我媽多少痛愛我。我何苦在這裏被別人家亂打呢。張婆婆

道。你這話若給太太聽見。又是一頓好打。你聽我的話罷。張婆婆又拿話哄騙伊。一回伊究竟年紀小。思想簡單。聽張婆婆指東劃西。說了一遍。早又忘却了。那回事。嘻嘻哈哈的。頑耍起來了。光陰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將幾年過去了。阿貞在這幾年當中。也不知被主人罵了多少回。打了多少次。打罵得。伏伏貼貼。天賦的自由活潑的性情。差不多消磨個乾淨。不過伊年歲既大。智識已開。想到自己。是賣給這裏的。雖受這種慘酷的待遇。却也無可奈何。心裏也十分傷感。又想我獨一的希望。祇是將來嫁人。因爲嫁人之後。便可脫去這裏的束縛。能够自由行動了。但是有丫鬟的主人。家都不肯輕易

將丫鬟嫁去。因爲丫鬟的用處不祇是服侍主人。還能當做主人出氣的機器。主人生了氣就可隨便將丫鬟打罵一回。丫鬟一些不敢反抗。若是僱來的僕人。能够這樣麼。所以我這一線希望。還不知何年月纔能够達到呢。伊的希望還未曾達到。但難星早又臨頭了。原來伊的主婦見伊年歲已大人也伶俐。便將伊調到房裏伏侍自己。這主婦本是個鴉片烟鬼。平常必到日落西山方纔起身。天亮之後纔預備安睡。夜間別人都去睡了。祇有伊坐在房裏聽候呼喚。烟呀茶呀忙個不了。還須忙着燒飯煮菜給主婦吃。主婦對伊的脾氣偏又很大。茶飯必須剛正可口。熱了不好冷了也不好。倘有一些不合意。破口就罵。

伸手就打。伊躺在烟牀上面。迷迷糊糊的時候。還要伊不住的搥腿搥得輕些。或是過重了。那一支烟槍便打到伊的頭上。若非這主婦吸烟過多精力已大衰。連打人也無大氣力。伊的頭上恐怕早就有許多窟窿了。像這種經過的事。不知有過多少。要說一時也說不完。單表一件事。做個比例罷。一天夜裏風雨很大。氣候很冷。家中上下人等吃過晚飯都趕快鑽進被窩裏取暖。祇有這位主婦還橫躺在烟牀上儘量吸烟。身上蓋着棉被。伊端坐在牀沿上替主婦搥腿。耳裏聽見窗外的風雨聲。一陣緊似一陣。和這搥腿的聲音一下接着一下。如有節拍的一般。便不由得觸動愁懷。想起許多心事先想親生的父母現在。

不知怎樣拿着賣女兒的錢不知可曾做一些生意。如果生意發達衣食無虧賣了女兒還算值得否則那幾十塊錢到手一空還免不了凍餓那豈不是白白的賣出女兒害得女兒日夜受罪麼又想自己是賣給人家做了鬻的自己的命運祇好聽人家的支配如今這樣受苦將來還不知怎樣收場伊想了一會忽覺精神困頓便不由自主打起瞌睡來正在這一個當兒陡覺頭上一陣奇痛急忙睜眼看時見主婦正手舉烟槍又向伊打過來了伊連忙將頭一偏雖躲過這一槍但主婦越發動怒霍的跳起來罵道賤婢時候還這般早你竟這般好睡麼好好待我來處治你一番看你可還能睡得着本來已隔了一天我

未曾打你你的骨頭自當發癢了說時就伸手在伊的腰間用力摔了幾下伊痛得忍不下就狂喊起來接着連連討饒但主婦怎肯就此罷手又想用手摔伊自己也不免費力眼睛一瞪計上心頭就拿起一根烟杆在煙燈上燒了一會差不多燒得通紅時就照準伊的手上戳將過來伊來不及躲避烟杆的尖頭已戳進皮膚這一陣痛楚真是向來所未有幾乎連氣也接不上了主婦還逼着伊將衣服脫下預備再用烟杆來戳但伊用手指着身上許多傷痕哀告道太太請息怒我身上這些傷痕都是太太因我有錯處不是打出來的便是搯出來的一塊塊的接連着幾乎無有空的所在了論理我就應該提足精

神服侍太太纔是千不該萬不該方纔又打磕睡累得太太生氣但是哀求太太饒了我這一遭免得這煙杆戳進去正戳在這未曾復原的傷痕上痛上加痛我這條狗命就將不保了太太就饒了我這一次罷以後我如再有錯處這些傷痕大約也可復原那時任憑太太處治便了說罷伏在當地叩頭如搗蒜主歸聽了伊這番哀告居然將烟杆擲下嘴裏却嘆道日間儘你睡着怎麼夜裏還這樣磕睡不是有意和我做對麼伊連連道這個不敢怪我糊塗打這磕睡但是如今明白了以後不必說別的事不敢違拗一些便是睡覺若未得太太的分付我也決不敢合上兩層眼皮的了主婦重又躺下道趕快來替我搥

罷你是從十二點鐘搥起的現在祇有三點鐘共搥了三個鐘頭膀臂未必就痠了罷伊將兩隻膀臂接連抖了幾抖道一些不痠我定替太太搥到天亮再搥到太太睡着好了

阿貞本有幾分姿色如今是亂頭粗服還覺楚楚動人如果打扮起來必然十分好看因此大發便動了邪心暗想這一件好東西聽其空閑着豈不可惜待我來享受罷當下他將這意思告訴了妻子伊祇重在吸鴉片烟旁的事却不關心聽了他的話就道你既喜歡伊儘可將伊收房作妾不過伊服侍我已有多時我也很喜歡伊一旦被你奪去我心裏未免不快他笑道算了罷虧你還說得出歡喜伊呢難隔一

天。不。打。打。起。來。時。似。乎。恨。不。得。將。伊。打。死。不。是。我。說。笑。話。伊。服。侍。你。這。些。時。沒。得。着。別。的。好。處。大。約。祇。是。身。上。平。添。了。許。多。傷。痕。伊。很。鄭。重。的。說。道。這。正。是。我。喜。歡。伊。呀。倘。若。不。喜。歡。時。怕。早。就。將。伊。活。活。的。打。死。了。橫。豎。伊。是。我。買。來。的。人。我。要。伊。活。便。活。要。伊。死。便。死。旁。人。怎。能。過。問。我。一。聲。呢。

收。房。作。妾。的。話。傳。到。阿。貞。的。耳。裏。伊。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直。急。得。日。間。飯。也。不。吃。也。不。睡。覺。祇。是。躺。在。牀。上。嗚。嗚。的。哭。個。不。住。張。婆。婆。見。了。很。爲。詫。異。便。問。伊。道。你。爲。甚。麼。這。樣。呢。伊。道。你。還。不。曉。得。麼。老。爺。要。將。我。收。房。了。張。婆。婆。道。這。是。喜。事。呀。我。正。替。你。喜。歡。你。爲。何。反。哭。呢。伊。道。原。來。你。有。所。不。知。想。當。初。我。父。

母。因。爲。窮。得。無。飯。吃。便。忍。心。將。我。賣。給。人。家。做。丫。鬟。害。得。我。受。了。這。許。多。年。的。罪。且。看。我。滿。身。的。傷。痕。便。可。知。道。我。受。的。罪。重。大。了。但。我。在。這。萬。分。困。苦。當。中。還。存。着。一。線。希。望。就。是。希。望。長。成。人。後。主。人。將。我。配。給。人。家。那。時。我。們。單。夫。獨。妻。縱。然。再。過。苦。日。子。也。覺。安。適。因。爲。不。致。受。這。種。非。分。的。慘。罪。了。如。今。偏。偏。老。爺。又。看。上。了。我。要。將。我。收。房。雖。說。做。妾。勝。過。做。丫。鬟。但。做。妾。也。有。做。妾。的。苦。處。也。着。實。難。以。忍。受。呢。我。本。受。了。鬻。名。目。的。束。縛。聽。人。家。擺。佈。如。今。又。受。這。妾。的。名。目。約。束。料。想。一。切。更。不。能。自。由。這。真。如。在。我。已。被。捆。縛。的。手。足。之。上。又。加。一。道。繩。索。一。般。唉。我。常。想。事。願。做。窮。人。家。的。女。兒。切。莫。去。做。富。人。家。的。丫。鬟。寧。願。

做窮人的妻子切莫貪圖做富人的妾我雖明白這道理怎奈四面逼攔來偏生將我逼上這一條路我怎能不傷心忍住不哭呢張婆婆聽伊這番話連連搖頭道你這話說錯了做了丫鬟實是可憐像你每次被主婦打罵時我也覺心酸如今難得老爺要你做妾這正是你享福之時出頭之日因為你既做了老爺的妾太太便不能再照那樣待你了伊道話雖這般說但是我仔細想來敢說做妾的苦處不在打罵還勝過打罵呢你是多年的老婆婆了請你勸勸老爺不必要我做妾罷張婆婆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敢多說但是我要勸你不必這樣迂極被人家笑你沒福呢伊道婆婆如今你不信我的話定說是做妾

好我也不和你多辯左右你還有精神將來或能親眼看見那麼一天那時你必然要稱贊我的見識不錯呢

大發將阿貞收房之後很為寵愛伊便是大發的妻子待伊的神情也不像從前客氣得多了但伊終是悶悶不樂如同有甚大心事的一般祇因大發日夜都在伊的房裏伊不得不強打精神敷衍着他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大發的妻子忽然向大發說道當初你說要收阿貞為房我以為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阿貞仍舊能來服侍我的我所以纔答應你誰知到了現在你祇管霸佔着伊不讓伊來服侍我我並猜你的心裏也必祇有阿貞早就無有我了這口氣我忍

不下。不能聽你這樣的。伊定要叫阿貞再去。日夜服侍伊和當初做丫鬟時一樣。他不敢違拗。祇好依從。阿貞早料到還有難日。在後倒不以爲詫異。不過日夜受伊的呼喝打罵。越發覺得傷心。而且伊因阿貞有了這妾的名義。似乎和伊立在相對的地位。深悔當初不該答應丈夫。便格外磨折阿貞。顯出自家的威風。使阿貞不敢稍露頭角。於是阿貞的處境比較從前還要痛苦咧。

阿貞哭喪着臉向張婆婆道：「你幸而未死。看見我有這麼一天了。我從前說的話。如今你定能相信了。假如我嫁給人家爲妻。怎會再能這麼一天呢？」張婆婆說不出甚麼。祇是嘆氣。這時。嶺山的落日已慢慢沈。

下地平線去。就將這孤苦無依婢而妾妾而婢的阿貞遺留在這黑暗的世界上了。

閑園雜談

（菊高）

邇來墨西哥國中發現一種小鳥。頭上細毛軟白如雪。可以隨意變化。擬種種花形。以誘蜂蝶等類捕而食之。

數十年前。葡人愛柏立氏在非洲之南部。獲一鱷魚。開膛剖肚。則黑物纍纍。滿腹無烟煤也。噫。可云奇矣。



人格之墮落

姚廣斐

▼ 一 窮人家的女兒

王阿寶人又伶俐貌也姣好只可惜爹娘不爭氣家裏頭沒有財產一天到晚一家三個人幫着人家去做工得到的工資很是微細在這樣米珠薪桂的社會上委實有些可憐只得有了朝餐沒夜餐的過着在阿寶也怨不得他人只怪自己沒有福分做了窮人家的女兒頭上插的是野花身上穿的是破衣那些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只合有錢人去插着穿着窮人家的女兒又那有份呢

他窮雖窮却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在人格上毫無缺點他的爹娘很歡喜他就是鄰里人家也沒一個人不說他好沒一個人不歡喜他只是他處了這種困窮的境況委實可憐人家雖是歡喜他却都是有心無力

忽地裏有人來說東街上陳老爺家要買一個使用的婢女我看你們阿寶人倒很好假使肯……是再好沒有了陳老爺家何等富有像阿寶這樣伶俐的女兒一定能得到主人家的歡喜那怕不

衣穿好食吃麼阿寶肯去勝在家裏萬倍了。

阿寶立在旁邊聽到到陳家去了有好衣穿好食吃心中倒動了一動他以爲他素來不能達到的目的到陳家去後可以一一達到了這時他的心已爲萬惡之慾念所驅使他直直爽爽對他爹娘說「我願意去」

他的爹娘倒楞了一楞那摯愛的天性不期然而然的流動了但是那環境把天性一壓迫那天性不知怎的會消滅了在這孔方兄面上便把他女兒送給了人家當時一室靜寂無聲阿寶的爹娘兩眼直看着阿寶那眼淚不住的從眼眶中滴下來阿寶心中雖也覺得難過但是一部份的心還希望着以後的

日子也眼看着他爹娘只不會滴出眼淚來此後的阿寶去做富家的婢女了

※ ※ ※ ※ ※

▼ 二 富家的婢女

陳家婢女中多了一個伶俐的王阿寶

王阿寶很得到他主人家的歡喜而尤其得到他老主人的大兒子的青眼

王阿寶何以能得到他少主人的青眼呢這到是一個問題一個婢女勤勤懇懇替人家做事情人家自然都歡喜他但是人家歡喜他是沒甚希奇他的少主人歡喜他却真是希奇了

這個理由我也說不出但是他少主人委實希奇見

了他總是笑嘻嘻的。有時還在他老子們前說他好。有時還買些首飾給他。他屢次受了這種特殊的恩典。却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他在陳家有一種特殊的勢力。宛然做着婢女之王。人家欺負他不得。倘使去欺負了他。便有那不恥下交的少主人來替他抱不平。

他感激他的少主人。實在是很利害。他想他少主人實在和他父母一樣。但是他依舊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他現在頭上也有銀手飾。帶了衣上也有好衣裳穿了。從前他說他沒有份的東西。現在他也有份了。他有時想着從前在家裏的時候。面孔上便發出一種

愉快的態度。覺得他現在的日子真快活。也不想着他爹娘的恩惠了。

他雖是做着陳家的婢女。吃着陳家的飯。但是很空閑。沒甚事情做。他以為做富家的婢女。實在是最值得的一件事情了。

他雖然比較從前快活的多。然而他總是個婢女人。家總當他婢女看待。

▼三 富家的妾

他依舊安安閑閑做着陳家的婢女。

有一天大家——他的同伴——見了他都抿着嘴笑。有的還扮着鬼臉去惹他。他自己想奇了。我爲什

麼給人家笑呢。我難道換了個人麼？他去把一面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他依舊是從前的，他並不曾改變。那麼人家怎的去笑他呢？這疑問橫在他心中，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解答來。他這時只得拉住了他的同伴，問個訊。他的同伴依舊抿着嘴笑，再也不肯說出來。他再四問時，他的同伴只得冷冷的回答他道：「你去問少主人罷。」說罷便一溜烟逃了臨去的時候，還向他笑了一笑。

他細細去味方才他那同伴說的話，又覺得希奇。他想那同伴既叫我去問少主人，我何不去問少主人呢？去問了少主人之後，怕不能解我的疑團嗎？他這時便走將出去，不一會兒果然碰見了他少主人。他

問道：「怎的今天我那許多同伴都來笑吾啊？」他少主人聽了他的話，也對他笑了一笑，却不回答他。他更奇怪了。

他默默地想他的同伴對他笑，他的少主人也對他笑，這笑斷不是無緣無故而笑，一定有甚奧妙含在裏面。他正在想一個同伴來了，對他又笑了一笑，說道：「太太喚你哩！」

他不知道他的女主人喚他做甚，更不知道這一喚是吉是凶。心裏頭不住的跳，然而他知道凶是不會的一，一定是吉。那麼吉的什麼？

他的女主人對他也笑了一笑，慢吞吞的說道：「阿寶啊，你多大的福分啊！我們大少爺說你很好，他預

備把你做個偏房……」說到這裏他的頭低了下。去了紅雲上面了響也不響一響他的女主人倒很知趣又笑了一陣走了進去。

他如出牢獄退了出來同伴們更對他笑個不住他自己有說不出的感和他才明白人家爲什麼向他笑。

他以後便是陳家少主人的妾了。

他從前被人家呼喚現在也去呼喚人家了他從前帶些銀首飾現有帶金首飾了他從前穿些好的布衣裳現在有綢衣裳穿了從前所夢想不到的事情現在居然做到了。

他現在雖然比從前享福多了然而他總是給人家

做那玩物式的妾人家總當他妾看待。

▼ 四 畢竟如何

他從前是貧人家的女兒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女兒看待和富家的女兒一樣。

他後來雖做了富家的婢女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婢女看待總得馬牛般差使他要怎樣就怎樣。

他最後竟做了富家的妾了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妾看待總得玩物般看待他要怎樣就怎樣。

他幸福上雖然有進步然而他的人格畢竟如何。

妾之問題

咫尺

某君曰。多妻者即可定一者尊之爲妻。而其餘均謂之爲妾。乎。妾之定名。卽爲第二者以下乎。今各處風俗有兩者皆稱爲大妻。以及多數皆稱爲大妻者。是否合例乎。亦有以妻爲妾。以妾爲妻。而朋輩所公認者。此又成爲一種社會習慣乎。是亦妾之問題也。



我的心可碎了

朱鶴影

倪鑑人本是個教育界中後起之秀。練達老成。鄉里中久推秦斗。論他的丰度。雖不能把衛玠潘安來妄自比擬。却是翩翩裙屐楚楚風神。可以算得一位俗世的佳公子。他的父親又是一位富紳。家藏珠玉。積穀滿倉。年紀已經七旬以外。鬚眉雖然白得似霜雪。一般。但是精神矍鑠。不讓少年。咧。并且倪鑑人早歲成婚。他的夫人門閥雖不華貴。丰姿雖不秀麗。但雙方情性尙稱和洽。結褵八載。從愛情方面的結合。製

造出四位民國之母。鄉黨間瞧他接一連二的產生了女兒。暗暗地嘆息。他們夫婦倆沒有生個男孩子。終是一件缺陷的事情呢。唉。偏偏天公作惡。播弄玄虛。倪鑑人有一位哥哥。號喚籌人的。他和他的夫人結褵也不過十載。好似和他弟弟殺勝會似的。接連產生了五個兒子。個個肥頭胖耳。玉琢粉裝。鄉黨間都稱羨籌人夫婦的福分。好喚他們做子孫太太。唉。不要說鄉黨間。乾起勁。諂諛籌人。就是那位富紳也

我的心可碎了

不免對待大兒子和小兒子分起軒輊來。見了孫兒，迷花眼笑，說着是我家接宗傳代的寶貝心肝，見了孫女，終嫌着他們是個兩截穿衣三結梳頭的賠錢貨。鑑人和簪人天性友愛，知書識理，瞞在眼裏，彼此還不見得爭奇鬥寵，不過弟兄倆暗地裏各說一聲：「慚愧罷了！」但是妯娌倆却爲了阿翁的偏袒，雙方便起了芥蒂之心。當着面和顏悅色，背着面毒詈冷嘲。日積月累，那家庭間便滿布烏戾之氣。把慈祥和藹的天倫樂趣沈汨了不少。險些兒宣告破產。幸而那天良上發生一縷微光，把他們父子兄弟，激醒依舊如斷如續的維繫着。但是鑑人遭着這環境的迫壓，一時立性不堅，誤蹈情網，便生生的組織成一個特

殊的家庭。受盡了精神上的淒涼痛苦，只落得消瘦沈腰，面目悴憔。把一位生龍活虎似的青年，變成個狼狽不堪的寒士。唉！著者本和他至親而兼密友，祇因爲飢寒所逼，棄離天涯，背井離鄉，和桑梓上的事情不免隔閡了一層。近者秋思蒹葭，陡起還鄉之念，一輪遠駕遙望閭門，忽忽的安置了行裝去訪我。五六年不見的好友，那知兩腳剛踏進他的門楣，耳朵裏便聽得一陣子男啼女哭之聲，頓時面呈驚異。身子上凜凜然起了無數寒粟，暗自忖度道：「怎麼走得巧呀！莫非鑑人遭了甚麼家變麼？」在這當兒，我便立定了脚跟，不走也不去打招呼，偷偷掩掩的在門縫裏張看那視線，直達到他的廳堂上，瞧見兩個女

子都是蓬首垢面懷裏各抱着一個嬰孩各人身邊還牽衣嘸泣着一個呀呀學語的男孩好似舞臺上演探親相罵似的申申毒冒各不相下我從左邊一瞧啊喲這不是鑾人的夫人是誰呢那右邊的婦人年紀比較得小一些那嘴吧兒却凶刻非常所說的話約略都含着醋味我聽了半天雖然明白了其中三分的緣故但還不見鑾人的蹤跡心裏頭終是懷疑着薄薄的遮着一層雲霧又等一回不好了那毒冒的聲音加劇了接連着一陣子碗盞紛飛扭衣揪髮做起全武行來在這個當兒忽然從臥室裏跑出一個人來面色青裏帶白怒髮冲冠目光凶利對着兩個婦人像惡煞般破口大罵潑婦：賤婢：我一

聽那人聲音分明就是鑾人心裏想他剛在家庭勃發的時候不如停歇兒再來訪他轉念一想我和他是好友不拘形跡知彼知己今天來得湊巧正好去安慰安慰他諒他也不致遷怒於我說不速之客窺探閣內事呢立定了志意兩隻脚也有勁了順手推開了虛掩着的大門一陣子丁令令：丁令令：的門鈴響被裏面聽得了哈哈說也奇怪我這麼一來無意間做了個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再瞧那廳堂上早已鴉鵲無聲不見一人蹤影我便咳嗽一聲踱進了雙桂庭剛纔瞧見靠牆一張藤椅上怒冲冲睡着了一位我的知友鑾人兄鑾人一眼瞧見了我急忙裝出笑容從椅中躍起忽忽的招待我說道鶴影你怎

我的心可碎了

麼浪跡天涯連我處音信多不給一個害得人朝思暮想魂夢俱勞呢我不免告罪的酬應着他暗瞧他的眼眶中還包含着一眶愁淚面目憔悴大非昔日之豐腴我不覺破口說了一聲啊喲鑑人認道我瞧破了他的秘密兩臉上推起了一陣紅暈強顏歡笑道鶴影你怎麼失神失志可是見了……我便接着說道我正是見了你的面貌憔悴可憐不知你可身藏暗疾麼唉我常說道做小學教員的簡直是飲鴆自殺他的生涯既清苦他的壽命也短促不過爲社會爲國家不得不犧牲軀殼慰勞我的精神罷了但是像你又不憂吃又不憂穿做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員更覺可敬現在已經身子怯弱不一定要

四

親身施教樂育英才能够慨解仁囊嘉惠子弟也就功德無量了唉我說的一番話無非爲知己設想那知鑑人聽了不住的說差了差了我便疑雲密布急於要聽他的後文見他微嗽了三兩聲低低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的病惟有我自己知道并不是鞠躬盡瘁於教育所致唉終是爲了利慾思想所誤實在又誤在一個家……說到此地他便哽咽住了一時說不出話來眼眶中墮下了無數痛淚倒身在藤椅中嗚嗚咽咽哭個不住我那時宛如鋌刺在背坐立不安要用話去安慰他一時又想不出說什麼話可以使他破涕爲笑只是呆呆地靜立了十分鐘見他的悲苦少殺便乘機道我們多年好友聚首時難

此次。遣。返。故。鄉。也。不。過。勾。留。一。二。日。便。又。要。勞。燕。分。飛。的。不。如。到。酒。家。去。揀。一。個。靜。僻。所。在。互。吐。胸。臆。罷。鑾。人。便。點。了。點。頭。立。起。身。來。整。了。整。衣。同。向。酒。家。而。去。果。然。臨。流。小。閣。結。構。清。雅。兩。人。便。覓。了。座。位。堂。官。端。上。幾。碟。熟。菜。一。壺。美。酒。一。遞。一。盞。的。對。酌。起。來。但。是。鑾。人。終。覺。愁。眉。深。鎖。短。嘆。長。吁。我。便。乘。機。探。詢。方。知。剛。才。那。口。齒。凶。刻。的。少。婦。便。是。鑾。人。的。如。夫。人。他。目。下。已。經。有。了。四。位。公。郎。和。先。前。四。位。千。金。了。哈。哈。兒。女。盈。前。正。該。道。賀。偏。偏。鑾。人。搖。首。不。肯。贊。成。賀。意。反。要。我。去。弔。他。咳。這。不。是。件。奇。事。麼。我。便。泥。他。說。出。納。寵。的。一。段。豔。史。來。做。下。酒。物。鑾。人。又。嘆。了。一。口。氣。道。說。什。麼。豔。史。簡。直。是。現。世。報。呢。好。在。你。我。知。己。我。

我的心可碎了

便。告。訴。你。聽。罷。（以下便是鑾人自述的話。可作納妾的殷鑒。）
唉。前。四。年。我。的。家。庭。可。算。得。融。融。洩。洩。夫。婦。間。可。算。得。甜。甜。蜜。蜜。好。比。萬。里。無。雲。毫。沒。塵。滓。的。蒼。穹。那。團。團。的。月。娥。常。向。我。嘻。嘻。似。的。笑。着。我。何。等。的。快。樂。雖。然。膝。前。都。是。女。孩。兒。家。終。覺。得。活。潑。潑。地。的。可。愛。可。憐。我。又。不。憂。衣。又。不。憂。食。高。堂。巨。廈。富。甲。一。鄉。的。紳。士。子。都。爲。了。手。裏。有。了。金。錢。還。受。着。環。境。的。刺。激。逼。我。走。到。黑。暗。的。路。上。去。造。了。孽。便。害。了。自。己。現。在。那。些。朋。跟。人。都。痛。罵。我。我。倒。很。感。激。他。們。替。我。懺。悔。消。愆。若。然。聽。了。我。以。後。一。篇。的。自。述。還。豔。羨。我。左。擁。右。抱。鄉。占。溫。柔。的。恐。怕。是。沒。有。心。肝。了。

我的心可碎了

我初見伊的時候綺年玉貌皓齒明眸。雖然是粗衣陋服。那丰度是不可湮滅的。我最愛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見了我爲什麼盈盈的一笑。攝魄勾魂。我早猜着伊是小家碧玉。不料他是一個舊官家的侍婢。那時我自號風流蘊藉。比得上唐六如三笑姻緣。不住的探聽伊的情性。伊的家世。朋友們知道了我的心思。我現在終恨着他們不應該來慫恿我和調我。使我的膽量增大了。做出這不正當的造孽的傷人格的事情。朋友們還勉勵我把伊拔出淤泥登之衽席。唉。那裏知道伊雖然是官門侍婢。却是爲了寒苦。被父親押給人家。一時沒有身價銀子。所以骨肉分離。依舊做着人家的奴婢。而且伊是有夫之婦呀。

六

我的事兒漸漸兒被妻子知道了一封快信催促我回鄉。說着老父病重。這是我哥哥恐怕我墮入情網的好意。我回鄉了。父親仍是無恙。着不過妻子的臉色却變了。沒有和我說別句話。破口兒便責備我不該拋棄糟糠。看中了那一家的淫婢。你要我死快快的一刀兩斷殺了我。倒爽爽快快的不要娶了那淫婢。回來把騷腔騷調來露在我面前。使我朝夕受你們的磨折。還希望你把四個大大小小的女兒一起殺死了。等你和淫婢去重做一個家庭。多產生幾位公郎。罷說時便嚎啕大哭。把我一時哭呆了。我想這事如何被他知道的呢。還遮遮飾飾的強辯。更惹怒了。他的性子。逼着我去見父親。還差人去達了我的

岳母來要我。把他休了。他說。看你的臉面。可放到什麼去處呢。我的岳母也惡很很的詰問我。女兒犯了什麼六出之條。你要把他拋棄。我的父親罵我幾聲。畜生說道。你要娶妾。可不要來向我取錢。你就一世的替我住在外邊。看你活得下日子。麼。你的妻子。你可不能欺侮。便留家裏。由我養活。着你這逆畜。便快快的滾罷。他說時。青筋滿面。血脈震盪。氣喘吁吁的。唉。往常我見父親。咳一聲嗽。終是擔心的。不知道那時。怎麼爲物慾所蔽。環境所逼。便怒冲冲的走了。心裏自誓。道。決定娶伊。決定娶伊。瞧你們奈何我怎的。

我仍回到我任職的地方。一天走在路上。又瞧見了。

我的心可碎了

伊見伊如怨如慕的神情。定是疑我生了別心。我急忙走到他的跟前。低低的說了一聲。公廨下午四點鐘。伊就微微的對我一笑。領首自去。那一天綠樹陰濃。芊綿芳艸。地上一抹斜陽。照着我和伊的情影。喁喁密誓。帶棺同心。還有鶯鶯燕語。做我們定情的樂譜。歌着舞着。我的心早似着在禮拜堂裏結婚了。不過伊的條件。却很利害。一要和大婦分居。二要不分嫡庶。和大婦姊妹稱呼。我當時迷惑着他的一雙媚眼。都允許了他。也不顧我夫人肯不肯呢。但是伊是有夫之婦呀。唉。我便顧不得了。我作客他鄉。手裏又沒有銀錢。怎麼做這勾當呢。可憐我搗着一塊紳士兒子的牌子。朋友們不怕我將來不還他。

我的心可碎了

八

們便你也肯借錢給我他也肯借錢給我還加上些好話說我們中國的習俗男子三妻四妾希什麼罕驚人你儘膽大着做罷有許多朋友還故意的揶揄我激着我說我不幹便是怕老婆咧唉我當時自己的心本是熱得如火一般經得起他們的火上添油麼何況他們都肯借錢給我不是更使我感激得五體投地瞧他們都是黃衫俠客一流呢於是我託了我的姊夫幹這活拆妻的勾當我的姊夫本是個土豪地方上見他的沒一個不畏之如蛇蝎他便替我劃策向伊的主人翁舊宦家先納上賄強喚伊的未婚夫立了一張賣妻契據給他三百兩銀子另娶便硬生生把人家的夫婦分離了來遂我的情慾我做

這造孽事統計用去千金那許多銀兩不消說得被姊夫和舊宦家揩了油去但是我很慷慨很感激他們玉成美事咧怎知他們都是害了我了唉這不是金錢魔力造成的孽麼可憐天見的怎麼把我降生在富庶之家呀我娶伊了朋友們來賀我祝我不外乎金屋藏嬌天生豔福幾句揶揄語我怎麼聽在耳裏非常甜蜜還賠去了許多酒筵供他們歡呼暢飲一頓大吞大咽着實又不知傷了幾多生命幾多金錢但是娶了伊到家先前幾天果覺得溫柔鄉樂久而久之也不過如是却精神受着痛苦了朋友來索債了店家來討賬了還有許多流氓不時來敲竹槓了唉我是一個

小學教員月入不過二三十金那裏有金錢去還他們供給他們呢不過人家終說我是富紳之子眼前你的父親不是擁着三四萬資財嗎那裏知道我早不容於父親了這一逼我就急得病了幸而哥哥向父親勸譬替我還了這一大注債金仍喚我回家不許閒蕩在外邊把我束縛了自由的身體只是伊便不肯跟我回家我只得央求伊到家後決不使伊吃虧賠了許多不是墮了許多清淚剛才把伊的心軟了允許回家了

唉那知伊回家了醋海掀波日甚一日我的嫡妻忽從娶伊的前有了身孕產生了一個男孩兒伊也產生了一個男孩兒於是人家都來賀喜那知苦了我

我的心可碎了

了抱了大婦的兒子伊就不歡抱了伊的兒子大婦便毒誓雙方的怨氣越結越深從舌戰到用武的地步可憐碗盞壺瓶桌椅檯凳不幸做了我倪家的動用傢伙被伊倆人做出氣的東西弄得斷頭折足破體裂膚我真左右做人難精神上受着極大的痛苦那身體怎麼不要孱瘦呢況且一睜開眼從不見他們的和顏悅色總是帶着凜冽肅殺之氣耳朵裏不叫雞罵狗總是冷嘲熱諷沒一天沒有哭聲唉我的一顆心碎了現在覺悟左擁右抱那溫柔鄉還酷勝於斷頭臺咧

現在伊們倆各產生了兩個兒子更增上了許多家累大的病了小的病了差不多我做了常貧的醫生

我的心可碎了

一〇

常。賃。的。看。護。婦。了。兩。面。週。到。還。得。不。到。伊。們。倆。的。歡。容。唉。鶴。影。想。到。其。間。怎。不。教。人。傷。心。到。極。點。所。以。我。覺。悟。那。些。先。前。的。朋。友。們。都。是。魔。鬼。我。祇。不。敢。怨。着。他。們。還。是。怨。着。自。己。不。應。該。生。長。豪。門。有。了。金。錢。的。潛。勢。力。妄。自。造。孽。唉。有。時。我。枕。頭。邊。溼。漉。漉。的。都。是。伊。的。淚。痕。中。夜。岑。寂。裏。還。聽。得。伊。的。自。懺。不。應。該。羨。慕。你。們。大。少。爺。有。財。有。勢。的。做。姨。太。太。作。威。作。福。的。

我。現。在。受。着。這。淒。涼。痛。苦。的。滋。味。反。悔。不。如。嫁。了。那。先。前。的。牧。豬。奴。還。得。着。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樂。趣。要。不。然。情。願。做。人。家。的。奴。婢。打。着。罵。着。的。爽。快。唉。我。深。悔。自。己。不。該。有。美。麗。的。姿。容。迷。惑。男。子。把。你。的。融。洩。家。庭。破。壞。了。唉。我。害。了。你。了。啊。嗚。伊。一。聲。聲。的。說。着。淚。珠。兒。一。顆。顆。的。墮。着。我。的。心。可。碎。了。





小

勤

小

勤

樂天

小勤這個名字是他老主母起的。忽忽光陰已是二十年了。

小勤本姓王家道原是小康薄薄的。也有數十畝田地。自他父親故後家業漸漸蕭條。小勤八歲時遭了凶年。又遇土匪。一家大小眼着就要餓死。

那時他老主母先還不肯收留他。說是分人家骨肉。最是無德。後經王家將苦衷說出。倘不收留他在家也是餓死。依然是要賣的。要是一時不慎誤到人販子手內。那就不勝其苦了。他老主母聽了這番話。後方將賣紙改為當紙。並叮

囑王家。只要一有過活。無論何時都可來領的。

小勤到他老主母家來。已是二年。有時小勤脾氣倔強。他老主母從不責罰。反細細譬解給他聽。且說你所以倔強。是不明事理。故我徒生氣。不加指導。那你不是永無明白的一天了。作錯事也然。自此小勤被老主母感動。得很為溫柔。小勤每餐吃飯。他老主母總要揀幾樣自己吃的菜給他。說是如此。自杜儉嘴之弊。

他老主母家庭原極繁縟。當時對家人

講誰家沒有兒女。誰家沒有窮富。那需兒賣女之時。原非得已。我們留人兒女的人。總要存個是代人養育心。不可存個是化錢買得來當奴才使用的心。別學那種又志在買來代女僕用。稍不如意。又隨意鞭撻最可惡的是。到了歲數不給他擇配。本人好的呢。等到廿五六歲。嫁一個老頭子。本人壞的呢。早就引誘家裏小主人。不就是和男僕打混。或跟人逃跑。要是所跟非人。必入倡門了。

還有以此爲生財之道。賣給人作妾。那收入的身價。不但將當初買價及歷年飯食債清。還可盈餘不少。在他計算是這十幾年中。既有人用。又省了雇女僕工食。到了臨了。還有一筆財發。咳。無怪乎用婢的日

見其多了。他老主母說到這裏。很感歎不止。

小勤十五歲上。就替老主母料理家務。行事無不恰當。旁人看之。無不稱這是老主母陶冶的成效。

小勤每月也有一元月錢。他原不肯要的。倒是他老主母說。這個裏頭。却有大道理。在我常見大家子弟。一時要買個甚麼上人。不給錢。因之偷竊的。也不知凡幾。反將品行弄壞。

小勤雖按月領錢。從不肯用。滿意賺下幾個錢來。好回家去看看老母。也是他的孝心。虔被他老主母察著。很是歡喜。遂將他呼到面前。說小勤。你到我家來。已是十年了。我現在已替你尋着一家好人。家年齡都相等。是正配。不過也得寫一封信。問問你母親。願

意。不。願。意。至。於。當。初。當。你。的。身。價。錢。我。早。即。沒。有。這。
個。心。要。回。將。來。你。的。粧。奩。統。由。我。給。也。不。在。你。服。侍。
一。場。

他。老。主。母。今。年。春。秋。已。是。八。十。仍。然。精。神。矍。鑠。康。健。
如。常。小。勤。的。兒。子。也。是。今。年。十。歲。聽。說。他。老。主。母。已
預。備。下。許。多。精。巧。玩。意。要。頒。賜。哩。

▼ 妓妾與非妓妾

(定子)

爲妾之苦况不在妓而在小家碧玉妓女嫁人雖亦有遭虐待者然而妓女識
見多智謀狡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惟小家碧玉雖受凌虐而忍氣吞聲狀如無
腳之蟹因此鬱鬱自戕其生者不知凡幾也